

# 孽女

小說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再版

(哀情小說霍女)  
(定價大洋伍角)

著作者 東吳沈肝若

版權

發行者

新中華書社  
上海六馬路東新橋吉慶坊內  
閘北海常路南林里四五號口

所有

印刷者

國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東新橋吉慶坊內  
閘北海常路南林里四五號口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閘北海常路南  
林里西五街口

新中華書社

# 序

## 哀情小說

至不相同者。莫如人面。至變幻而無可捉摸者。莫如人心。故心心之不能相印也。猶之人面之不可以強而爲一。以不能相印者而必欲使之相印。於是乎其離心力乃益大。試觀大千世界。痴男騃女。詬詬然爭以愛情爲可恃。曰吾愛若。若亦愛吾。我兩人之情愫。旣締結而不解矣。海能枯。石能爛。此可寶之愛情。決永永無更改矣。然而情海波瀾。往往起於是。愈信任此愛情。則愈能演劇烈之風波。其譎詭至於無可名狀。欲種善根。乃得惡果。欲謀幸福。反演慘劇。當此之際。始知用情之大謬。幡然變計。已覺過晚。甚而至於纏綿顛倒。至死不悟。或入離恨天。或墮枉死城。徒令後之人握管追述。撰成一部哀情小說。吹縕一池春水。揮來幾掬辛酸淚。不亦大可哀哉。沈子肝。若古之傷心人也。其爲文。皆有所

## 霍女

寄託間撰說家言。必求其於世道人心有裨益者。故每一書出。人爭購讀。余於數年前會見其所撰各種小說。如譚科學者。則有二十世紀之大怪物。諷時事者。則有黃金祟。尙滑稽者。則有笑矣乎。箴社會者。則有扇底胭脂。結構之精密。造語之新奇。有目者所共賞。百回讀亦不厭。惜其稿多載諸新聞紙刊單行本者。絕少。不足饜愛讀者之意耳。至於言情之作。在先生極少著述。此書描寫霍氏女一方面之愛情。入情入理。百折千曲。真是言人所不能言。其他則碧桃之刃。惡李竹虛之無行。劉氏之子儻態。無不惟妙惟肖。令諸人活躍於紙上。求諸近世哀情小說中。除詞藻纏紛外。實罕見有此佳構。稱爲絕作。誰曰不宜。爰書數語。以告讀者。是爲序。甲寅夏五桐城吳蒙書。

說 小 情 哀

目 錄

小哀  
說情  
**霍女**（一名情騙）

目錄

楔子

第一章

湖邊

第二章

媒蘖

第三章

偷詩

第四章

儻計

第五章

挾婚

第六章

心藥

第七章

俠猜

第八章

忠告

目 錄

霍

女

---

第九章	速嫁
第十章	要却
第十一章	狼性
第十二章	別恨
第十三章	書賺
第十四章	夜走
第十五章	誘賣
第十六章	投江
第十七章	更生
第十八章	俠勸
第十九章	天誅
第二十章	情殉

小哀情說霍女

東吳肝若著

楔子

圓頤方趾。謚曰情蟲。呱呱墮地。咸爲情種。情也者。固秉之於先天。而觸發於事事物物者也。一飲一啄。一櫛一衣。一眠一起。一笑一啼。何莫不爲情之所驅策。所作用。若喜若怒。若哀若樂。若愛若惡。若欲情之種類。有七情之範圍。至廣其有男女相慕。悅相憐。愛因而纏綿。固結者。則謂之愛情。情海蒼茫。遂廓無際。而愛情則譬諸一種舟楫。行之正。彼岸匪遙。一葦可杭。行之不正。則孽海恨海苦海。等等相離。正復咫尺。驚波駭浪中。魔鬼擇人而噬。誤棹迷津。行且被攫。其沈溺不返者。比比皆是。是故愛情爲人人之所同具。亦爲吾人之所最當寶貴。用之不可濫輸。之必求當苟。吾情而用之。或不由其道。則受吾情者。方且若。

枘之遇鑾。格格不能相入。對牛操琴。心機枉費。明珠投暗。珍意空辜。况欲求情。人於土木之偶。締良緣於中山之狼。其希望結果。又惡能有美滿之一日哉。然而普天下痴兒女。往往以一方面之所鍾。發爲狂熱。自纏綿之自顛倒之。自束縛之。自信仰之外力。不能阻利害。不爲移患難。困苦不擗其慮。百折不回。九死莫悟。斯時也。旁觀者清。莫不爲之扼腕歎惜。乃當局者迷。憫其方寸。或且轉笑他人之非我知。已吁嗟乎。是豈情之爲害哉。蓋亦用之濫與。輸之未得其當耳。爰述金陵霍氏女事。以實之。

## 第一章 湖遇

如畫樓台。臨湖卜築。平眺則有菡萏十頃。縹缈烟雲。遠矚則有天外三山。洲分二水。盧家莫愁之故居。其風景誠有特殊者。時方長夏。溽暑逼人。而此間則居深奧。不受驕陽。且山色籠葱。眼簾皆碧。絕似一幅畫屏。風環湖而立。每值蘋

## 哀情小說

末風生四廂。兜住萬千綠。蓋終日爲之搖曳。此等清涼世界。不圖於石頭城西。得之。

夕陽初下。裙屐連翩。湖僧淪茗。以款客。或則獨憑匏檻。或則對弈禪床。讀昔人句。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裡過來香。想見作者於此中滋味。已領略不少矣。清歌起處。忽現船唇。潑刺一聲。一妙年女郎棹輕鷁。出自湖東之柳陰下。風光灑灑。微光漾漾。面其黠麗。遂愈不可掩。口作採蓮歌。清音宛轉。如不勝情祇。見其波撥葉。分花盪入萬荷深處。須臾復有一顯昂少年。亦自棹一葉鼓漿。追逐而去。回眸一笑。曰阿兄行何遲。遲此賽。儂獲勝利。少年曰貪摘芡實。致爲妹占先程。將及喚曰。連妹莫更前進。阿嫗遊興已倦。行將覓歸途矣。女郎聞聲。遽停其棹。去然。余所獲孔多。亦足自豪。妹雖捷足。其如徒手而歸。無以獻納於阿嫗前乎。

霍

女郎於是復莞爾微低其顰探手於舷側出並蒂蓮一莖以視少年曰視此他人之所獲又庸詎不珍於芡實耶祇恐此田田萬頃間且無第二本供人獵取耳少年訝而睨之不覺失聲曰嘻並蒂蓮余妹今日洵大獲殆非偶然佳兆哉佳兆哉女郎聞之紅雲遽上額舉花遙擲少年舟且現薄怒曰儂固不若阿兄之慣自豪而又多兆者盍將去以遺嫂行少年殊惶急亟投槳起謝曰阿兄偶失言幸妹恕之歸時當以莫愁小像一幘自贖日且沒母令阿嫗懸盼久歸歟歸歟時兩舟已相並少年復以一槳加女郎舟各執其一端聯棹並行遶花叢

而東湖之東半有水閣焉爲鬱金堂故址大家眷屬之來遊者畢萃於斯以其僻靜故時則有白髮龍鐘年逾六旬之老嫗右手拄鳩杖左手搭鷁婢肩臨窗而望遠一若有所待者則正彼少年口中所稱之阿嫗也

## 說 小 情 哀

少年與女郎相將返棹，未及柳陰下，即聞鷓婢嚙嚙作嬌喚曰：「姑娘盍歸乎？」來姥姥望眼穿矣。於是少年復鼓勇猛，棹霎時抵閣下。湖水方漲，幾乎於檻，遂傍舟於閣外。女郎固天足，即攀櫺一躍而登，毫無怯弱態。少年方繫舟，女郎先入老嫗色然喜曰：「小妮子何慾嬉乃爾？」湖心風波不時起，幾令老身急煞。女郎未及答，少年已至以筐承芡，實稜稜一手高擎。女郎所採並蒂蓮曰：「連妹今日爲莫愁湖留一佳話，獲得珍品以獻阿嫗兒！」輸却一幘，莫愁小像作賀禮矣。女郎聞之，遽怒以目。

女郎果誰？何霍其姓？小字曰連璧。祖若父均歷仕途，以世事日非宦海多風波，相繼退歸林下。家業隆盛富甲一郡，惟親丁殊不繁衍。父輩既無叔伯，雁行僅一。阿兄長連璧，兩歲表字伯璣，是卽並舟之少年也。五載前，祖若父忽皆不祿，母氏陳亦相隨下世。僅留祖母傅氏，年將六十，精力未衰，遂累擔擋喪葬，操持母氏陳亦相隨下世。僅留祖母傅氏，年將六十，精力未衰，遂累擔擋喪葬，操持

家政時伯璿祇十四連璧祇十二一對零丁小兒女傅氏愛護周至相依如命是卽憑檻而望之白髮老嫗也連娘仙骨天成敏慧無匹自幼卽與伯璿同塾讀文章詩賦斐然可觀伯璿對之每有愧色刺繡一道尤擅神工嘗繡燕子磯阻風元武湖獵雨二幅繪聲繪影描盡風雨狀况伯璿懸諸客座見者皆疑爲針神合郡士族傾其才貌爭相委禽傅太夫人旣選擇甚苛迄無當意而連娘亦雅不願祖母之奪其婚姻自由故今雖年華二九依然小姑待字也。

日之夕矣遊客相率去伯璿亦出理歸鞭惟連娘對此烟水蒼茫一湖暮景猶續如恐聽者之將去而故作此若卽若離之聲以留之者連娘傾耳以聽屈指以計數忽覩芙蓉最密處不因風而自爲零亂宿鳥歟睡鴨歟蠕蠕者果何爲耶秋水盈盈不憚瞻顧以好奇之連娘能無一窮其究竟

## 哀情小說

嘻○狂○且○攀○花○摘○葉○大○煞○風○景○花○神○有○知○殆○將○不○能○爲○作○俑○者○曲○恕○其○罪○矣○此○時○也○已○有○一○華○服○翩○翩○之○美○少○年○於○縹○渺○烟○雲○間○自○刺○一○箇○映○入○連○娘○眼○簾○中○撩○人○風○至○恍○有○清○歌○歌○聲○自○湖○上○來○固○出○諸○彼○少○年○口○中○者○其○爲○聲○也○清○脆○動○聽○使○連○娘○雖○欲○不○聞○之○而○亦○有○所○不○能○歌○曰○

水○爲○佩○兮○風○爲○裳○鬧○紅○一○舸○趁○晚○涼○花○四○璧○雲○滿○鄉○高○歌○驚○起○睡○鴛○鴦○  
清○詞○麗○句○隨○口○得○來○連○娘○聞○之○殊○突○兀○蓋○彼○少○年○孟○浪○折○花○舉○止○似○甚○粗○疏○故○  
連○娘○初○不○以○佳○士○目○之○今○聞○好○語○如○僊○芳○心○爲○之○頓○易○一○時○心○口○交○訟○反○覺○始○  
念○之○未○免○唐○突○因○益○傾○其○耳○少○年○復○歌○曰○

輕○箇○刺○破○綠○田○田○倒○影○樓○台○入○清○漣○垂○楊○裏○畫○欄○前○有○美○人○兮○仙○乎○仙○  
奇○哉○連○娘○倩○影○乃○從○水○底○被○人○窺○破○此○時○之○少○年○固○不○得○不○驟○抬○其○首○以○一○窮○  
此○新○發○見○之○奇○景○而○連○娘○則○壹○志○凝○神○方○以○耳○官○爲○作○用○並○不○知○少○年○之○舟○已○

相近也。當一曲終了，方疑彼少年何所見而云然，乃忽形之於歌辭。於是舉目遠矚，冀有所遇。詎知王摩詰詩中有畫，原是本地風光。連娘乃自忘其形而欲索之於他讀者，諸君能毋笑其痴乎。

距離咫尺，視線之相接觸，尤銳。一剎那間，竟成照面。耽耽者既逼人太甚，則連娘殊亦難乎？其爲情矣！嫣然一笑，翩若驚鴻。連娘之笑，自笑其太慾生也。然而爲之顛倒者，實有人冤哉！

## 第一章 媒蘖

少年爲何許人？想讀者諸君亦亟欲知其來歷矣。然作者苟述彼少年之歷史，恐諸君又將爲蓮娘耽却幾許憂愁。蓋蓮娘以一念愛才之故，竟爾種下無邊惡因也。

蔣山學校者，紈絝子之逋逃薮，浪蕩男兒之養成所也。入校生多僂薄，子藉學

## 哀情小說說

生之名。結隊冶遊。倚勢凌人。無所不爲。校中之任。以金錢爲目的。校風卑下。絕不過問。故學生益放縱。楚館秦樓。茶坊酒肆。咸爲該校學生之自修室與實習場焉。

山右李生。隨宦來白下。其父某署某縣令。以貪墨敗。宦囊殊充裕。此間樂不思蜀。遂卜居秦淮。李生有才而無行。犧牛之子。固絕少。驛且角者。其父歿。益放浪。因造擊錢之作祟。不得不嫖賭揮霍。以送之。且連遭大故。子遺一身。今則家產已蕩然。外強中乾。僅留一空廈之場面矣。

生之名爲盈。其字則爲竹虛。年方二十。因儕輩之介紹。遂掛名於蔣山學校。然竹虛天資極高。雖未經琢磨。不識黃卷青燈。之况味。而文章詩賦。以及雕蟲小技。彈絲品竹。無所不能。綽有名下士風。故儕輩皆稱譽之。而竹虛則亦以此自豪。願爲鷄羣之立鶴也。

竹虛之遊。莫愁湖。其目的。固不在攬勝。三五白袷蝶。浪蜂狂。如雲之遊。女正吸引若輩之磁石也。

是日竹虛招同學二人。及其所眷之密賣淫婦王碧桃者。携酒食劇飲於湖上。以鄙而且俗之人物而欲壻庸於風雅果能免夫。有識者之齒冷耶。

竹虛既醉爲碧桃所嬾。乃放棹中流。欲得多花以博床頭人歡。孟浪之態度。固早爲連娘所窺破。謂之狂且誰曰不宜。詎知竹虛偶爾口占。遽回芳意。美人眷顧。原屬大有因緣。而竹虛此時實猶在夢中也。

雖然。臨去秋波阿。誰能當以耽耽於斯之竹虛。際此何能自遣。因卽舍舟而陸。追逐芳踪。冀得一飽眼福。無如香車轆轤已投城關而東去。傍徨痴立。幾忘却遊侶之翹盼矣。

無何。嬌嗔起於後。竹虛驚而顧之。則碧桃也。碧桃俟竹虛不至。疑竹虛已棄之。

## 哀情小說說

而先行。乃亦收拾殘餚作歸計。及門見狀異而詢之。竹虛以實告。碧桃曰。誰家波俏娘。慣攝兒郎魂魄。乃至於是竹虛復述其狀。碧桃凝思之。俄頃拍竹虛肩。曰。得之矣。郎之所見者。非長眉入鬟而挽遠山髻。衣淺綠之霧縠衣者耶。竹虛以其言符窮究之碧桃。曰。妾之東鄰霍氏女。連璧也。女固今世之尤物。亦不知想煞幾許兒郎矣。郎且歸休。妾當備述其細。於是竹虛復出鉛筆題一詞於壁。而行詞曰。

輕風吹動羅裙水邊人堪恨。湖波如鏡不留春。臨欲去還又住。儘消魂願作路傍柳絮逐香輪。

### 右調寄相見歡

湖上有所見而作某月某日山左李盈倚醉草

作者握管欲述連娘。不得不述竹虛。但欲敍竹虛。又不得不述碧桃。以碧桃實。

爲竹虛之僂以後之種種媒蘖使連娘墮落於無邊之苦海者皆碧桃爲之也  
碧桃誠本書中之大罪人爲作者之所欲筆誅者矣

碧桃霍氏婢也以無行被逐於傅太夫人旣出霍氏遂操淫業父王狗兒母李氏其先亦執役於霍氏當伯璽祖若父未棄養時卽遭擯斥故霍氏家世惟碧桃知之最稔碧桃與其父母旣遭斥逐不自悔過反銜其故主刺骨螳臂空張日思報復女子與小人其難養乃有如此者

王狗兒之所居比鄰於霍氏之後園倚級於垣不難窺探狗兒往往入試其肱篋手段以霍氏防守嚴未能遂所欲傅太夫人亦早經慮及惟王係十著其所居又屬自產故不便驅之使遠且間猶牢籠之每逢佳節碧桃母女必託故一入以邀賞賚此雖傅夫人之寬容又庸詎知一杯禍水竟因是而有灌輸之機哉

## 哀情小說

竹虛之與碧桃交已久。黃金虛牝浪擲無算。狗兒夫婦倚此錢樹子爲生活。近以竹虛供應不給時遭白眼。惟碧桃則甚曖之。不肯絕故。狗兒夫婦亦無如之。何是日湖上之遊。卽因碧桃欲避其父母之絮聒而來。不得已而覓歸途。兩人之心事。咸大骨突。以狗兒夫婦必無好面目相對也。

途次竹虛時以霍女爲問。碧桃始猶答之。繼卽怒曰。隴且不保。何望於蜀竹虛。乃不敢言。旣抵碧桃家。狗兒夫婦果大醉。碧桃憂之。旣忽詢竹虛曰。郎非猶未婚乎。竹虛曰。誠然。願以卿爲室。碧桃哂之曰。妾之命意殊不在是。霍家連璧。今猶待字閨中。誰家郎得其奩贈。一生便享用不盡。渠雖選擇甚苛。以郎之才貌。謀之庸或有濟。竹虛疑其有意。試已也。曰。是惡乎可。姑無論其事之能成與否。而余方整頓全神。以注定於卿。此想固久已不作矣。碧桃於是復哂之曰。妾以真心爲郎籌畫。而郎反作假惺惺。殆將疑妾之以言試郎乎。郎亦駭矣。彼霍氏。

女僅有一面覲妾固何酸之可撓而必欲試郎之心哉竹虛見其誠乃飾詞以謝之曰余誠無此念然實不知卿命意所在碧桃曰無他妾之意蓋以爲彼霍氏女實有可圖者耳於是復詳述霍氏之家世及連璧之性情竹虛意大動擬覓塞脩往碧桃慮其無功謂不如待其託故入內一探意旨而後定計竹虛以爲然

## 第二章 偷詩

女

霍

連娘歸自莫愁湖其心猶怔忡未已乃碧桃反以善攝兒郎魂魄冤之庸詎知連娘一縷幽情竟被兩闋歌聲所繚繞尙留戀於湖波湖煙間耶旣歸寢益涉遐思就枕上和韵兩首閨中人愛才心勝實大非福緣連娘連娘吾爲汝惕焉懼之

晨起連娘方臨池握管伯璣以琉璃瓶供昨得之並蒂蓮捧之而入曰妹之所

## 哀情小說

獲。余不敢占而有之。授鵝蠶令位置几案間。連娘曰：「阿兄愛之，盍不將去？」伯璣答曰：「見連娘所書，奪而讀之，曰：女學士果有佳作，紀此勝遊矣。往日陳家表兄至，讀吾妹三月晦日摸魚子詞，歎爲清照復。生以比擬，不倫非之渠亦自悔失言。苟令讀此作，不知又將如何傾倒也。」今晨方破曉，渠又走忤相約云：「將會文於湖上，倘女學士肯破例入社，定奪錦標歸來矣。」連璧曰：「阿兄自珍敝箋，不幾令儂慚愧，欲死耶？」後日，阿嫗誕辰，阿兄何以爲計？伯璣曰：「此事余早料理之。以阿嫗不欲事侈張，故款謙之，費已交幼稚院矣。連璧以爲當，伯璣乃去。

傍晚，伯璣又欣然而入，具述湖上會文狀，復錄得竹虛題壁詞，謂昨日猶見粉牆白堊，今遽琳琅滿目，清詞麗句，作者雖署名於後，惜不知其爲何許人。連娘受而觀之，心怦然動，蓋以其口吻旣畢肖湖上作歌之少年而詞中情景又宛然水底窺人之境界也。因復愛玩不已。伯璣曰：「詞固絕妙，惟覩人閨闥，未免輕

佻連娘於是驟斂其神而作遁詞曰此詞固佳然大似習見者故不覺深長思之耳。

翌兩日碧桃母女夤緣鷁鬢而入謂將與傅太夫人祝嘏來也連璧雖亦惡其行然自幼相習究難與之痛絕且渠等旣爲故主稱慶來亦不得不稍假以辭色碧桃母女巧言如簧刺探之功於何不遂李氏則張家郎貌似蓮花畫眉能手李家郎才高謫仙鄰架專心誰爲門第清高誰爲席履豐厚舌本蓮花爛翻於傅太夫之前碧桃則從旁攬雜之曰媽媽真不憚詞費哉以連姑之才貌何愁不得如意郎君側聞西鄰仇嬸言南城李家公子誠當代第一才子其門第又清高家業又降盛惜非本地藉自知必不諾否則聞渠慕連姑名已浼冰上人至矣時連娘以彼等刺刺語及其身已避往外室督雞鷁汲水浮瓜徒倚簾下凝神以俟故碧桃所言半入於連娘之耳連娘自得見竹虛題壁山左李

## 哀情小說

盈四字已深印於其腦中。今聞碧桃語，雖未言竹虛之名，而惜非本地藉。一語實大可爲山左二字作憑證。蓋連娘一片痴情所結，以爲非如山左李盈者，皆不能稱之。曰才子苟有人也，以當代才子目其人，則其人必爲山左李盈也。噫！痴矣。

碧桃母女之絮，傳太夫人殊不以爲忤。笑而言曰：箇妮子，姻事已不知誤却幾許。余且無以專之矣。時碧桃見連娘方款步入閨，因卽隨之來。連娘招而與語。於是復探得六月八日將有城南劉氏園之遊。碧桃大喜，并乘間竊得連娘所作書一紙，袖之而歸。

碧桃之竊書無他意，蓋欲炫連娘之才於竹虛前也。竹虛是日實靜俟，好消息於碧桃處見碧桃母女歸，俱有喜色。不意所得者殊不能滿其所望。一天興味爲之索然。惟六月八日劉氏園之機會似能差強人意。逆計之，尙有五日相隔。

爲期甚遠。轉恨彼姝未免惡作劇。何以必欲擇此遼遠之日期而不肯時露色。相也。旣而碧桃出袖中。書投諸竹虛。曰絮道沒要繫語。忘却此物。猶留余袖。余今日亦學得古時偷詩婢矣。郎盍觀之。竹虛展視之。烏絲小格。妙楷簪花。疑爲閨中人臨池之作。試誦之。不禁狂喜。蓋所書者卽爲湖上所占之兩歌。及壁間所題之小令。而其最後則儼然彼姝之和韵也。所和者僅湖上之歌。乃朗然讀之曰。

好風吹動芰荷裳。冰肌玉骨自清涼。煙波藪水雲鄉。此間只合住鴛鴦。  
荷塘淺綠似平田。誰棹輕舟蕩碧蓮。夕陽外晚風前。清歌一曲認詞仙。  
碧桃固不知詩者也。見竹虛津津乎其連娘之所書者。則方且以爲大異不意。  
竹虛瞿然起撫掌而笑曰。彼霍家女誠有心人哉。余計可以售矣。碧桃聞之益納罕。竹虛乃爲述和韵事。碧桃殊惋惜曰。余苟早知婢子春心動。則今日必以。

## 哀情小說

言探之竹虛曰成否不計遲早得此數行書便如左券在手何爭此一日言竟復展紙揣摩之碧桃侍立以觀久之忽作獰笑曰郎母過歡余意猜詩謎的杜家久已穩瓶落地彼霍家婢亦非易爲人所顛倒者竹虛曰無慮余固有取之道於是復相與一笑

雖然連娘以聞歌而愛才以愛才而遽鍾其情於不識姓名之少年且復形之於筆墨實已大越乎閨人之範圍况以閨中之作連綴於人後更隨意置之几案間致爲外人所盜則讀者諸君甯能不責連娘之過於不知檢點哉然而作者不得不爲連娘一伸其枉連娘雖習處深閨文明空氣吸取最多故其性情殊落落大方其聞歌而和韵純以愛才之念出之惟年華二九情緒方張斷不能無所歸著平時既以婚姻自由視爲神聖則一念愛才便屬萌芽是固不庸爲連娘諱亦不足爲連娘病者至連娘每日臨池所書絕夥竹虛之作旣屬心

喜則搃管之際。自能奔赴腕下。紙短則或書其半幅廣則或盡其作。面偶綴以己製。若有心若無意。竊恐問諸。連娘亦將自笑其所以然也。碧桃無知。隨意抽取。乃竟得其合璧。苟非竹虛誰復能識。此中之玄奧。書無不巧。吾於碧桃之偷。詩亦云然也。雖然連娘之厄運又逼近一步矣。

#### 第四章 傻計

南城劉霍氏之戚串也。劉氏子向之與伯璣爲姨表行。亦蔣山學校之學生。憨傻而不學。以李竹虛爲儕輩所倚重。間亦附和之。然竹虛實不知其家世。祇識其同學中之雅綽。則爲傻。劉唐耳。

向之母陳氏。溺愛其子。喜爲其子文過。聞有述向。生之無狀者。輒疾其人。嫡姪陳俠。吾卽伯璣所稱之陳家表兄也。有豪俠氣。每不直其姑。向之殊惡之。至伯璣。則接物尙溫和。絕無傲岸氣象。故母子皆樂與之接近。

## 哀情小說

向之近方訂婚於某氏。六月八日爲其行聘之期。家中園林絕勝。非素稔者不得其門而入。風亭荷沼。入夏更佳。故劉母擬藉此以迓連璧之來遊。然所邀者實不止連璧一人也。

竹虛耳劉氏園之名已久。以志不在此。絕未夤緣一涉足。今以芳踪所至。遂竭力營謀之。不意甫經探問。遽窺門徑。五日六日七日靡不躡躅流連。其間所謂儻劉唐者。竟宛似會貞記中之法聰和光焉。

儻劉唐之崇拜李竹虛較儕輩爲尤甚。李苟有所詢。劉知無不言。惟恐不得竹虛歡竹虛偶言連璧向之極力慇懃。以爲天生匹偶。無可移易。竹虛聞其語。反覺出諸意料外。於是刺探連璧之性情。及其家中人之情狀。益明晰。知連娘實有婚姻之自由。更得計以向之。慙儻不足與謀。絕不道及求婚意。而向之反願任塞脩甚。力竹虛故却之。謂余之婚約必自定之也。

霍

無何而八日至連娘赴其姨母約竹虛已先在向之頗以消息來報竹虛不爲動若淡漠視之者然向之偶他去則必躡足於內室之外以竊探影響僥薄子之偷香手段於焉畢露苟此際之李竹虛能爲連娘所窺破則實爲連娘之大幸事又孰知連娘之心目中竟至死而不能得見李竹虛之真相哉。

亭午已過倩影不來竹虛乃假寐於廳軒高柳嘶蟬餘籟皆寂當此之際連娘竟款步而至矣向之蹀躞於前作向導語聲嚙嚙如喚夢之黃鸝竹虛乃躍起

姑就窗隙相窺焉

連娘之來向之所詎也向之曷爲而詎連娘欲以竹虛介紹之而一炫其所交遊者爲特出之人物也連娘固烏能知其意哉方以爲花也木也樓台池沼也將有足供其隨喜者耳遶圍廊度石橋遇亭而憩方謀小坐忽見垂素之亭簾壁墨瀋混已迎面而作招人之勢偶一瀏覽山左李盈四字早瀰漫於眼簾

## 哀情小說

間不復能辨其所書者爲何語。於是更進而觀之。向之竊喜。蓋以爲紹介之機。會已至也。鵠立以俟其竟。思所以進言之道。詎知連娘目光旣自首而至尾。復由尾而轉首。一而再。再而三。向之轉大異之。遂不待其畢而言曰。此實爲余同學友李君竹虛之題墨。謫仙後裔。果是不凡。且品學兼茂。不若陳家表兄之專以刻薄人爲能事者。連娘聞之不禁莞爾。蓋亦夙知俠吾素玩視於渠故致令渠發爲此言也。乃曰。李君才調妹早有所聞。惟不識爲表兄之同學耳。向之曰。李君酷愛此間園亭佳勝。故日來足跡頗煩。雪泥鴻爪。到處皆是廳軒中所懸。楹聯尤稱。一時傑作。妹盍往觀之耶。連娘不答。惟姗姗蓮步。則已躡向之後塵矣。

向之誠惡作劇。旣誘連娘來。復恐竹虛之引避。乃止。連娘於別室。謂將覓鑰。以啓軒窗。因得乘隙。先入軒與竹虛言。霍家表妹。將自東牖入君。欲引避當出。西。

霍

軒而繞西廊行。否則且覲面向之之意。實欲令竹虛與連璧適相值於西廊下。俾無可逃避。而後爲兩人作介紹耳。詎知竹虛兩眸灼灼於窗牖間。明知彼姝方憩於西廊之一室中。行將自西牖而入來。苟出之必相值。乃向之所囑殊諄。諄此種機緣。何可復誤。於是卽毅然出西軒來。

向之旣安排竹虛訖。重來導連娘。連娘左右覽賞。意態殊安閒。至畫欄曲折處。突與竹虛遇。一則有心。一則無意。遂俱作驚退狀。然兩人視線實已相接觸。逆計湖上初遇其間隔祇旬餘。連娘烏得而不記憶之。意外相值。能毋驚愕。此時之向之不禁撫掌大笑。雀躍而言曰。世間人亦有入余之計者。李君乎。盍前來。是爲余霍家表妹旣相值矣。復何避焉。於是竹虛卽前揖。連娘不得已報之。亦無羞澀態。惟竊思今日之事。乃爲傻人所弄。則不免有所微愧耳。竹虛之見連娘爲狀。至誠懃轉。與向之語亦極磊落。且吐屬雋雅。具見風流文。

## 說 小 情 哀

采不愧爲品學兼茂之人。連娘前旣心折其才，今更親炙其行，固惡得不以第一流目之哉？其時向之見兩人雖相見而默默不交一語，猶以爲未足以炫竹虛之長，因卽累贅其詞以告連娘曰：「李君爲吾校之第一人，不特爲同學者所崇拜，教師亦自慚弗如。余與之最相得，故惠然肯顧。妹苟聆其緒餘，當知倒三峽水亦不足以喻其淹博。」竹虛笑曰：「同學相切磋，何敢以一知半解作珍秘？」劉君幸母復爲此語，甯不貽笑於女士哉？言竟卽與向之別，復曰：「宅眷且俱出，余宜告退。」向之大愕，急牽其衣曰：「迂哉君也！余母與余諸姊妹固皆不懼男子者，君何慮也？」竹虛哂謝之，約以明晨當復。至於是更前進，與連娘一鞠躬而行。連娘見竹虛去，方將俟向之送客歸以儂狀詰之，而劉母恰伴其所邀之客聯翩來，乃不果詰。

簾影幢幢絮語喁喁。一對野鴛鴦方畫策以濟其同惡之心。是則竹虛歸自劉氏園而來與碧桃計議也。碧桃曰事機已熟宜亟倩劉氏子爲水上人。竹虛以爲不可。曰是必不諧彼劉氏子者素不見重於戚屬。其言適足以償事。碧桃曰不然宜以劉母行令其先言於霍家婢苟得婢子一言而後白其家人則事無不諧者。竹虛曰然則余將求之於劉母乎。碧桃曰慎哉此事乃儻劉唐之所優爲者郎苟授以方略何求不能遂耶。竹虛笑而領之。

移時碧桃母蹣跚而入曰李郎天緣相湊得佳耦如探囊取物一生豔福享用不盡吾家婢子自知無福澤相乃爲郎畫策以自代。郎果將處吾家婢子於何地者竹虛未及答碧桃曰娘亦多詞哉人家以名門閨媛始能與李郎相偶。李郎雖不負心儂又何敢望其位置言次作冷笑竹虛曰事猶未諧卿等已多慮若是且此意原不自我始卿欲如何則如何之李氏笑曰李郎甘言庸非入耳。

## 說 小 情 哀

他日富且貴棄我儕如遺我儕將如何耶碧桃乃復作獰笑曰我欲如何則如。何之李郎不已有此先言哉竹虛曰卿等利口余且無以辯唯余一身旣許卿以主宰權則此一身以外者卿更何求而不能得碧桃曰余何求哉郎以一身屬諸妾然則妾之一身又將焉屬將謂屬於郎則郎固將浼水上人以求其來屬之人矣竹虛曰止止母復言余知之矣余詰且當先浼水上人至以求於卿碧桃笑而不答李氏曰儕哉是惡乎可世豈有雙方並驚之姻媾者成於此必阻於彼况又實逼處此能保其耳目之不周而不令張揚哉竹虛聞之躊躇不能決李氏復曰離城十餘里有桃紅村余之戚居於是苟往就無不納李郎喜酒吃碧桃曰娘父惡作劇矣以李郎之高貴烏能就贅於鄉間是非強人之所難耶竹虛曰吾身旣不能自主有命何敢不遵惟旣欲行之則貴在神速李

氏曰向鄰家乞一貓犬亦須備一撮鹽偌大婚嫁事豈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者詰朝固遷徒良期余當率吾女先行三日郎便遣水上人至吉期之遲速亦唯郎自主之竹虛於是咸唯唯。

無何王狗兒夫婦果挈其女碧桃行竹虛遂倩其曖友某往桃紅作伐狗兒夫婦亦浼其鄉親爲女賓行聘陬吉奠雁成禮親鄰之踵門來賀者不知凡幾蓋以爲狗兒夫婦贅得貴介壻其聲勢自煊赫故咸樂與之攀附耳。

西人之結婚有禮拜堂中之證書可憑我國人舊例則雙方之媒妁以及庚帖茶禮咸可作爲當事之鐵證者今竹虛就贅於王狗兒夫婦思慮周至雖細微小節亦不聽其草率且故事增華使桃紅一村無不知南城李公子爲

王家之贅增碧桃之配夫若輩深心可以見矣。

竹虛就贅數日狗兒夫婦詬諤漸至謂誰家贅女更須爲新郎預備茶禮者一

## 哀情小說

女兒尙不能生活之今且復招一口來勢非敲老骨頭以爲薪否則將何以爲  
炊竹虛聞之大不安碧桃曰郎猶不可以行耶彼二老之意旨果何屬郎豈不知之竹虛曰新婚燕爾余何忍別卿以去碧桃笑不止曰誰爲新婚哉他日與霍家婢結褵之期是眞郎之所謂新婚耳行矣毋溷於是竹虛亦笑既復請方略碧桃耳語而口授之翌日竹虛遂行

竹虛誠無行之紈絰子然其才殊可取目門第亦非下乃竟自忘其清貴與一  
淫蕩之婢女纏綿不捨至一身自由盡爲所奪恐讀者諸君且將疑吾言之誕妄矣然此等事實爲世間所恒有浪蕩子之鐘情往往不屬於名門閨媛秦樓楚館中目迷心醉志氣爲之銷磨人格爲之墮落得一蕩婦便如膠漆苟不爲彼一方面所峻拒則流連忘返雖傾其財產戕其生命亦且有所不惜况碧桃正著意牢籠竹虛而狗兒夫婦則又多方以誘之設筭以困之竹虛竹虛雖欲

擺脫其復奚能

## 第六章 心藥

蕉窗亭午綠幙低垂鵠鬢理華鑑於窗下蓋連娘病矣連娘爲傻劉唐所誘無端而與意中人相值其初念未始不以爲竹虛之有意來窺乃劉氏子却自供其傻計於是反爲竹虛抱歉不已以竹虛亦爲傻人所弄也竹虛之被弄實爲連娘之所大不平方之已身之被弄於人覺尤有甚者是則連娘之一片纏綿深情已若遊絲之因風而撩忽遇物而有所歸着矣

連娘一縷情絲既著於竹虛之身則其心中目中一凝神一思慮卽覺無處不有李竹虛無時不有李竹虛謂爲眠思夢想固似乎唐突連娘然行吟坐哦實未嘗以竹虛之所作釋於口也

女子爲情所累不能宣之於口洩之於人鬱抑於中無可自解於是乎不得不

## 衰情小說

病試問普天下鍾情女子果有逃得此關者否連娘爲竹虛所顛倒連娘自知之他人皆不得而知也雖竹虛曾讀其和章已略知美人眷顧而連娘固絕未得知此中玄奧方且以爲孤芳獨喻難遇知音益纏綿而不能自解此則連娘之病蓋有如箭在弦上者矣

始也夜深清坐風露交侵繼也日長午倦暑熱薰蒸以孱弱多愁之連娘乃種此水深火熱之根其病之來遂疾如矢傳太夫人愛此女孫逾於掌珠而伯璣則友愛之情又迥異於常人一家慌亂無以爲計因之和緩扁鵲連翩而至各出其肘後奇方投隔靴搔癢之劑外感雖去其大半心病實依然未化循環固結彌覺沈淪噫心藥不來其何能瘳連娘纏綿枕席之際正竹虛被刦於碧桃而赴贅於桃紅之時也碧桃趨竹虛行實爲連娘之續命湯然連娘病情雖可藉此轉機而命運則日近於乖舛淒

涼○境○界○轉○瞬○即○至○作○者○且○有○不○忍○下○筆○者○矣○

劉氏子之被役於竹虛營於四肢之受役於心舉措無如意劉母之聽從其愛子實更甚於儂劉唐之聽命於竹虛故竹虛朝至劉氏子處而劉母卽夕踵於霍氏之門劉母固早知連娘病矣其來也遂以探病爲由於是逕造連娘室連娘曲肱支枕見劉母入强作笑容一若預知其秉得好消息來故表示其歡迎之意者瓢犀半啓醫痕瘦沒其一種可憐態度已大非往日閑遊時景象劉母驚而顧之曰甥女痊愈哉偶逢月晦何遽至是阿姨苟不爲家務累決不延至今日而始一臨存也連娘曰姨母愛我辱枉顧不益增甥女罪乎言竟淚且墮劉母聞之亦幾泣然於是近其榻而撫之連娘益悲哽劉母曰箇妮子亦真痴哉人孰無病行且霍然何不自勝之有耶阿姨今日方將得好事來欲就商於汝而汝乃頻頻敗人意興不幾令余無從啓齒哉連娘此時已就枕而臥聞

## 哀情小說

劉母言不得不止。泣以聽曰：「姨母設詞以慰甥女，甥女頗樂聞之，亦日靡有不知。」感激者圍遊耶？邀讌耶？其如憊未能起何？劉母不禁莞爾，乃曰：「痴姪子聰明絕人，乃亦矇睡一時耶？」阿姨今日來實爲他人倩作蹇脩者，南城李公子與汝向哥誼屬通家，風流文采不可一世，聞渠向慕之誠，蓄之已久，自憾籍處他鄉，未敢冒昧求人同里戚屬，爭相攀附，悉不諧。謂必得如甥女者，而後畢願，荏苒數載，迄未得。當今以情急之故，始白於向哥，然猶恐爲人所屏賂，笑戚屬，故必泥阿姨先至，得甥女一言以定方針。世間痴男子，作事亦大好笑，求婚不以媒妁，乃欲先邀其所愛慕者之許可，不亦可謂創聞哉？劉母之爲此言，劉母實猶唐曾爲彼二人作介紹，亦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此番竹虛授意向之，泥其母劉母，猶爲先容，亦復囑其隱飾勿與阿母言，而向之則方以無端引誘連娘與生人相處於五里霧中也。蓋竹虛與連娘之兩次覬面，惟竹虛與連娘自知之，卽傻。

值其事未免情虛苟連娘不予以譴責已若邀天之幸何敢自行喋喋是故劉母雖爲其子所泥其中心實大費躊躇以爲竹虛雖不愧爲連娘之知己而連娘之視竹虛實等於陌路無論如何蓮花燦爛窮翻舌底連娘決不能以一己之終身輕許一陌路人不過爲愛子所泥自不得不盡此一番人事吁可畏哉劉

母汝亦爲人所賣矣

連娘驟聞劉母語其爲答殊大難且私計往日竊聞碧桃言按之若合符節以是知彼人之鍾情於我固亦非今日始余之顛倒或且已落彼人後而彼人之所以遲疑不決未肯爲接近之謀者則以地域上之關係因之一片痴心轉恨此大地覃覃何分界限致貽誤幾許好姻緣然余今雖欲力破此無情之界限而彼人却絕不諒余之覲覦必欲先得余言以爲定余苟稍涉游移則一縱千里余又無術以諷示之則彼人勢必死心塌地以捨余卽不然亦且如余之抱

## 說 小 情 衰

憾○以○終○憔○悴○以○死○而○余○之○願○亦○無○可○償○之○一○日○咄○咄○逼○人○問○將○何○以○爲○詞○哉○無○已○其○置○之○不○答○連○娘○之○不○答○正○連○娘○之○所○以○答○也○何○以○故○則○當○證○之○以○往○日○之○連○娘○往○日○之○求○婚○者○以○十○百○計○雖○未○見○有○如○是○之○逼○人○太○甚○而○一○經○探○詢○意○旨○連○娘○必○振○振○有○詞○以○答○之○曰○是○不○可○曰○是○母○庸○議○今○則○紅○雲○上○頰○緘○口○不○道○一○字○此○中○元○妙○不○言○可○喻○然○而○劉○母○實○大○驚○疑○以○爲○萬○無○一○得○之○希○望○而○忽○有○此○意○想○不○到○之○結○果○則○其○事○爲○大○可○怪○自○不○能○據○此○模○糊○影○響○之○局○目○爲○終○了○於○是○又○慎○重○其○詞○曰○妮○子○終○身○事○阿○姨○前○何○事○覲○覬○哉○連○娘○聞○之○益○窘○無○如○骨○鯁○在○喉○吞○吐○皆○非○祇○見○其○兩○目○熒○熒○流○盼○不○已○劉○母○曰○痴○妮○子○誠○膝○憚○煞○人○阿○姨○殊○昏○昏○箇○裏○機○關○無○從○索○解○如○其○諾○也○則○默○之○否○則○搖○其○首○以○示○意○此○際○之○劉○母○正○所○謂○卜○成○敗○於○最○後○之○五○分○鐘○者○以○爲○此○搖○首○示○意○決○非○難○演○之○題○目○行○見○吾○語○一○出○諸○口○而○彼○妹○必○有○明○白○曉○暢○之○動○作○以○爲○報○而○孰○知○連○娘○竟○漠○然○

霍

無所動。於是劉母復莞爾曰：千不諸百不就。阿姨一說便成千里姻緣。雖屬牽於一綫，苟非阿姨誰復能爲？妮子選得如意郎哉？連娘仍不語。劉母曰：痴男子淘有痴福。余今將此好消息歸正不知箇兒郎又將如何歡忭矣？無何劉母告珍重而出。

劉母之出蓋所以就傅太夫人而告以適纔之語也。傅太夫人亦甚訝之。惟思此一對小兒女之婚姻自由早經應許在先。今旣自諾之。則又何樂而不聽從。因共歡笑不已。於是劉母訂後約以去。

## 第七章 俠猜

伯璵與陳俠。吾日以文酒相讌。會儻劉唐聞而慕之。遂擬復襲其故智。借李竹虛以自炫。竹虛以儻劉唐有功於已而目的未達。依賴正多。不得不虛與委蛇。以竟此未盡之功。自劉母歸述婚事已諾後。竹虛遂倩儻劉唐爲形式上之媒。

女

## 哀情小説

約○往○霍○氏○通○款○曲○儂○劉○唐○毅○然○自○任○謂○既○伏○內○線○左○券○可○操○卽○令○竹○虛○自○爲○準○備○約○兩○日○後○實○行○無○如○儂○劉○唐○炫○才○心○切○已○私○自○折○東○招○伯○瓈○俠○吾○於○翌○日○宴○於○其○家○故○復○以○之○約○竹○虛○竹○虛○怪○其○突○兀○詢○以○宴○客○之○故○儂○劉○唐○含○糊○其○詞○竹○虛○知○必○有○故○乃○佯○諾○之○

翌○日○向○之○設○筵○於○其○園○中○之○湖○心○亭○遲○竹○虛○不○至○而○伯○瓈○俠○吾○聯○翩○來○乍○相○見○卽○大○譴○俠○吾○曰○儂○哥○今○日○破○憤○囊○招○我○儕○來○將○何○以○見○教○耶○向○之○曰○文○酒○相○聚○何○容○他○意○俠○吾○狂○笑○伯○瓈○曰○向○哥○學○業○比○聞○已○大○進○今○日○正○可○領○教○俠○吾○曰○吳○下○阿○蒙○幾○時○復○生○來○余○刮○目○以○俟○之○久○矣○向○之○大○慟○竊○思○竹○虛○行○且○至○以○渠○詞○鋒○必○能○挫○折○若○二○人○之○銳○氣○此○時○固○不○如○暫○忍○之○姑○令○若○二○人○一○讀○竹○虛○之○詞○翰○以○抑○其○目○無○餘○子○之○概○於○是○僞○爲○謙○抑○之○詞○曰○兩○弟○雋○才○余○所○夙○欽○固○早○經○退○避○三○舍○何○敢○復○弄○班○斧○同○學○李○君○竹○虛○與○余○至○相○得○日○以○文○章○學○業○相○砥○礪○

自恨頑劣。獲益無多。今願爲兩弟作介紹。故以待俠吾笑曰。余謂敗將軍討戰必有埋伏。今果乞得客軍至矣。伯璣曰。李君何如人。爲向哥之同學耶。向之笑而不答。俠吾曰。蔣山學校人才輩出。况儂哥之所嘉許者。其人才格。余早知之。向之殊不平。伯璣乃爲解嘲語曰。天下士固未可輕量者。俠哥亦未免唐突人矣。向之顏稍解。遂曰。李君愛此間園亭。日事流連。題咏殆無虛璧。時猶未晏。盍往觀之。伯璣曰。余方入園。覺壁間墨瀋淋漓。若雲烟之過眼。以向哥相喚。未遑瀏覽。豈卽若人之所爲耶。向之曰。此乃先君所撰園記。以余愛李君書法。故倩其重錄者。言竟。卽遙指一廻廊曰。是處有近作。恐墨痕猶未乾也。於是三人皆信步而行。將及伯璣。卽見其署名。恍若有所憶者。遽謂俠吾曰。俠哥憶之否。莫愁湖上之題壁。非自署山左李盈者乎。俠吾曰。信然。余亦記之。時向之適他顧。聞二人語疑與竹虛素相稔。因曰。李君名盈。誠山東濟南籍也。兩弟固夙。

## 衰情小說

知其人乎。伯璣曰：否。於是略述湖上見題壁事，且謂此人文翰殊超雋，向之喜形於色，乃亟導二人度曲橋至題壁處。伯璣朗誦之曰：

暑氣困人如中酒，黯懷十斛初相逗。檻外決明花正鮮，池上芙蕖香欲瘦。我來此地益痴迷，廻廊響屩尙依稀。眼前綠柳垂似蓋，不罩驚鴻枉教低。

伯璣方讀，俠吾作冷笑。伯璣問之，俠吾曰：「無他，姑竟之。」於是伯璣復誦曰：

驚鴻已去難復覩，小鳥調人啼不住。聊借素壁一揮毫，漫空情緒落何處。  
伯璣曰：「格調蒼古，詞意清新，洵屬佳構。」俠吾曰：「觸景生情，何遽必落綺語？」湖上之作，固屬有所見而云然。此作命意復何所居？亦多見其口吻之輕薄耳。時伯璣方注意於署名處，並玩其書法。聞俠吾言，始覺詩意極不倫。因詢向之，曰：「李君此作，向哥亦知其命意所在否？」向之曰：「李君每有所作，必爲余述其旨，故余皆能道之。向之之爲此言，向之實大有得色矣。蓋以爲竹虛詩意深奧，非彼二

人所能猜測故復故作留難之語不肯卽爲道破迨伯璵再三敦促之始言曰李君每至必流連於此廻廊下余遂以題咏請此作卽所以詠廻廊者且謂移置他處廻廊實不貼切兩弟清才庸詎不知耶伯璵等聞之不禁失笑知竹虛之給之也竹虛詩意作者知之讀者諸君亦復可以推測而知之其他則竹虛自知之竹虛詩中所寓之人亦知之僂劉唐則應知之而以其僂也實未之知至伯璵俠吾則固一無所知而無從窺測者也然詩中有意實祇可瞞過僂劉唐必不能逃伯璵與俠吾兩人之目故兩人聞僂劉唐不可移置他廊一語益知此中必有原由惟思劉氏一家旣並無出牆之紅杏而劉氏園素不開放亦斷不能有遊女之相值於此互相參解咸不得喻伯璵猶欲向僂劉唐根究一二俠吾陰阻之曰與朦惲人絮絮何爲者佻健情狀畢露言外何庸復語耶是時向之適他去兩人遂繞廊行至一小屋顏曰蟠梅屋以四圍皆梅花也入

## 哀情小說

之見。又有竹虛所題七律一首。伯璣讀之詩曰。

蕊珠宮殿玉闌干四壁瓊瓈夜不關梁棟廣平眞鉄石根基和靖舊溪山乾  
坤虛白生方寸雲月昏黃共一間可笑三閨元不識蕙邊蓀壁水潺潺。  
俠吾曰此詩却甚工穩然亦無所用其輕薄也。伯璣點首稱是乃復行登一危  
樓略坐見壁上一橫幅亦竹虛筆讀之乃雨中樓望絕句六首。伯璣吟哦不已。  
俠吾適倚檻遠眺見狀哂之曰是何佳句致不厭百回讀伯璣曰此數作殊大。  
佳俠吾乃亦臨觀之誦曰。

池邊人去燕爭泥風動綠荷葉不齊高樹繞樓遮望眼獨看山色過墻西。  
倚樓人看水東流橋上行人却望樓零落故宮無覓處蕭蕭禾黍滿城秋。  
老年蒼柏拂簷枝燕子飛來語欲痴解道多情留客住滿樓風雨下簾時。  
雨入樓中不見山雨晴依舊數峯間韋郎詩句王維畫好在幽人指顧間。

霍

女

庭中野蔓走青蛇。窗外萱葵亂彩霞。雲漏斜陽雷漸遠。東邊飛雨到瓊華。  
好風吹袖覺涼生。雨後池塘水面平。無數荷萍看正好。却嫌波底亂蛙鳴。  
伯璣俟其讀竟詢之曰。何如俠吾曰。此人詩才誠清越。吾儕當拜下風。惟余則  
終決其爲無行耳。伯璣未及答。向之尋覓而來。謂適得李君書。因病不能赴約。  
故已命侍者酌觥以待。於是相將下。  
竹虛之不來。明明爲託病也。彼逆料僂劉唐。旣含糊其詞。則是日之所爲。未必  
有利於己。或且邀其戚屬。如陳俠吾。霍伯璣諸人者。來而此時實有不能與。若  
輩相晤者。故決意託病不往。然僂劉唐。則大失所望矣。雖與伯璣俠吾杯酒相  
酬。醉而意興爲之索然。伯璣俠吾更欲聯句。以佐酒興。向之益窘不得已。姑應  
之。俠吾曰。昔人有四時歌之作。余效之而未成。今日雅集。盍聯成一夏歌。範圍  
較廣。不致過於搜索。伯璣曰。俠哥清興自當追隨。向之曰。余以李君不來。詩興。

## 哀情小說

爲之大阻。兩弟唱酬，余當擊鉢。俠吾曰：援軍不至，遂欲乞休。敗將軍勿作遁詞。臨陣不戰，罰以巨觥。向之知不免，遂聽之。俠吾乃索筆墨，書起句云：

槐陰滿地花陰薄。

書竟，授向之。向之推伯璣先。俠吾微笑，伯璣乃續之云：

玉簾銀牀敞珠閣白苔新裁染汗香。

向之曰：汗亦有香耶？俠吾如不聞，亟取紙筆與之。曰：母多言戰鼓已鼙鼙矣。向之沈思不語。俠吾連催不已，遂援筆書曰：有風不必復洗浴。兩人觀之，大笑。俠吾曰：更續一句，始得歲事。向之見兩人笑，擲筆不顧。伯璣爲解嘲，乃復執筆。見池畔榴花已落盡，遂又書曰：對面一簇石榴花。俠吾復欲笑，伯璣止之曰：向哥近日出語，大有詩意，惟略欠藻飾耳。俠哥當代爲潤色之。俠吾不答，援筆塗抹，而書云：

涼○風○習○習○侵○羅○幕○瑤○階○飛○盡○石○榴○花○日○輾○晶○簾○影○欲○斜○雕○梁○畫○永○午○眠○重○

伯○璣○曰○點○鐵○成○金○不○愧○能○手○遂○續○云○

錦○茵○扣○落○釵○頭○鳳○額○上○鵝○黃○膩○曉○妝○

俠○吾○接○之○疾○書○云○

鶯○聲○啼○起○江○南○夢○南○塘○女○兒○木○蘭○舟○

伯○璣○復○捨○之○續○云○

採○蓮○何○處○歸○渡○頭○

伯○璣○正○欲○復○書○俠○吾○接○之○曰○忘○却○詩○人○矣○亦○當○爲○渠○留○一○聯○伯○璣○曰○尙○有○結○句○在○乃○續○書○云○

輕○橈○慢○唱○橫○塘○曲○

俠○吾○曰○然○則○余○已○無○置○喙○地○矣○伯○璣○亦○不○言○以○紙○授○向○之○曰○向○哥○結○束○之○酒○興○

## 哀情小說

已闌吾儕當賦歸歟也向之曰只此一收專用余爲伯璣曰主客聯吟主者例當作結向之曰余作終須就郢斧何必多此一舉俠吾因取另紙書數字握諸掌曰改筆今已先成倘所作爲可用則棄此否則出以相示伯璣於是又慇懃之向之曰收煞最難余實無從着想伯璣曰見景生情何莫不可俠吾曰事事物物咸須從遠處落想向之曰仄韻實非習用還須示我以韻伯璣曰限韻更難不如任意取叶俠吾曰與曲同韻者有一綠字最寬泛向之沈吟許久一無所得祇憾竹虛負約不來致令受窘語朝往霍氏爲媒之事余亦當故作留以報之伯璣俠吾見苦思狀笑而催之向之被逼不已卽援筆書先向霍家五字俠吾不禁狂笑伯璣以爲其將出不遜之詞也遂撾其筆曰余家有何所牽者致入尊咏俠吾笑不可仰曰尙有二字速竟速竟向之指伯璣曰渠不余書竟余祇可作交卷論俠吾曰何妨口述之向之目伯璣伯璣止之俠吾曰

兩字既不可聞韻脚何妨宣示向之曰韻脚乃君所自述者何復問爲俠吾曰然則綠字乎向之曰然俠吾大異曰是眞匪夷所思者伯璣亦不能測因索俠吾所書俠吾曰余當續之紙尾遂書云

波外夕陽山更綠

伯璣歎賞不止席輒俠吾私叩向之以所隱之一字向之自吟曰先向霍家牽紅綠俠吾請其義向之不肯言謂他日當自知之於是俠吾大疑別後私告伯璣曰今日儂子舉止殊乖張其惓惓於李竹虛尤屬可異惟李之爲人余雖未經親炙恐必非佳士伯璣以爲然

第八章 忠告

連娘之心病旣逢心藥對症而投自當霍然就痊惟小兒羞怯態度依然本離閨闥伯璣自連娘病日必臨存數次一昨以向之邀謙出門鎮日及歸時已

## 哀情小說

晏亦僅在祖母前一問詢而已。知羽妹病已驟瘳，欣然返寢。傳太夫人遂亦未暇與之他語。詰日，又值牽牛節，爲俠吾招去歸時，更晏且不及存問其祖母。至翌晨，儻劉唐盛服而至，伯璣迎之入，訝而問曰：「向哥早臨必有見諭，豈又將以文酒相聚耶？」向之曰：「否。余固爲前日之結句來也。」伯璣曰：「佳句承俠哥相告，弟已得窺全豹矣。」向之曰：「然則詩中之意亦知之否？」伯璣曰：「蘊蓄過深，無從揣測。」向之笑曰：「紅綠者，紅絲綠絲也。牽紅綠者，冰上人之職務也。余今日蓋爲作蹇脩來耳。」伯璣聞之不禁胡盧曰：「向哥詩味果然雋永，特不識蹇脩之語果何居？」向之乃述爲李竹虛求婚意，並甚道竹虛家世及其品學。伯璣遂恍然大悟，因曰：「余妹姻事雖稟承祖母命，亦不能奪其自由。向哥既有此意，弟當乘機轉達。」因然。李君才調果堪，心折而文人之筆每不足據，斷不能草率進言以誤余妹。終身伯璣侃侃而談，向之頗覺詫異，蓋以爲連娘之允婚已隔三日，伯璣實不能。

不知也。今伯璣旣以連娘爲推託，則此中伏筆諒非彼所知矣。遂力勸其姑爲一言以定去留。伯璣無如之何，乃入告其祖母。詎知傅太夫人竟一口應承毫無思索？伯璣大疑之，竊訝祖母何忽曠曠若是，卽不謀之於妹，亦須周諮於人。儻劉唐之言固惡，作爲憑者於是復步至連娘室。連娘方隱几兒愛兄至近之坐。伯璣吞吐其詞，不能出連娘知。有故詰之，伯璣乃囁嚅而言曰：「今晨劉家儻哥來謂將與吾妹作伐，其人則卽爲莫愁湖上之題壁者阿兄稟白。」阿嫗阿嫗已有允意，惟不識妹之意嚮何如耳。連娘聞之，頸驟赤，幾爲所窘。既而曰：「阿嫗主之妹復何詞哉？」伯璣聞之，大異於是，更擬有所陳述。不意連娘遽起呼籬鬟，滌器皿，連娘之起蓋所以示伯璣以厭聞其語也。伯璣因之益錯愕，不得已計惟更商之於傅太夫人。而傅太夫人意殊堅決，且囑令傳語擇吉行聘以爲定。伯璣乃懷疑而出，雖然傅太夫人固何以不明告其故，與愛孫哉？是則傅太夫。

人曲諒其女孫之嬌羞以爲事既如此何須更令多人知伯璣雖誼屬同胞究非閨以內之人故亦不欲聽其外揚也。

傻劉唐久候於外見伯璣迤逕而出亟以諾否詢伯璣遂述其祖母之所命者向之曰余固謂此事之必諾也伯璣亦不復根究含糊應之無何傻劉唐去伯璣卽命駕往訪俠吾蓋亦承祖母命擬委之作女賓也。

俠吾是日適他出伯璣守之傍晚始相晤伯璣以情告俠吾大驚訝謂渠適在外詢得竹虛行藏殊詭祕且家亦中落聞將貨其所居此緣殆不可結於是伯璣卽延俠吾同歸先以俠吾之所語入告祖母并請示許婚之意旨傳太夫人知不復能隱乃實告其所以伯璣曰然則余實不得不盡忠告於余妹者傳太夫人曰是宜緩商可出告爾俠哥姑令渠著意偵探之伯璣唯唯而退翌日傳太夫人喚連娘至伯璣亦侍立以待屏左右語之曰阿兄爲汝姻事殊

急煞矣。李家郎佻達甚。率形諸於詞翰。頃阿兄自劉氏園錄得渠所作來出語。誠浮薄。此事還當三思之。余且老且暮。不自知又安能爲若輩終身謹哉。伯璣俟祖母言竟。遂出竹虛廻廊詩以授曰。妹其瀏覽之。此乃得之於劉氏園廻廊間者。與湖上題壁口吻如一。若而人者殆以此爲事也。連娘聞劉氏園廻廊心憤然動姑閱之。益感蓋感竹虛之果能顛倒於己身耳。時伯璣又備述俠吾之所聞見。連娘正凝神以參詩中之意。絕無所聞。傳太夫人又曰。妮子終身事安能憑阿姨一席話。遽爾信仰哉。及此挽回猶未嫌遲。連娘聞之大窘。連娘之意以爲竹虛之爲人。惟余能知之。惟余實親炙之。其所爲詞章又惟余能參解之。而爲之曲諒。且苟非余竹虛卽不能有此。作竹虛苟無此作人卽不能目之爲佻達儼然一品學兼茂之完人。今以余之故而致爲人所毀謗。則余之對渠當如何抱歎。苟余反聽此悠悠之口。而亦不爲之一鳴。不平則世間庸復有竹虛。

## 說小情哀

之知己而余且爲竹虛之罪人矣。况竹虛之愛余慕余猶之余之愛慕於渠也。既兩相愛慕矣。惡得不謂之好姻緣。今若輩既未見其人。復不知余兩人之情愫。固無怪其有此一番阻力。惟余苟稍事覲覲。不出之以斬釘截鐵之語。則其阻力且益復增。長奈之何。其可於是侃侃而言曰。兒之婚姻事早向阿嬌乞得自由。故覲然爲之往日之諾。旣出兒口。復入人耳。背之且不祥。且始諾之而終背之人。將謂兒爲何如人哉。兒志已決。幸阿嬌勿復慮焉。言竟遽然出伯璿口。不能言。傅太夫人目送之。曰。詞辯而性愴。痴姪子亦復嬌憨哉。

無何。儻劉唐復來。傅太夫人無如之何。出庚帖復浼傅氏子爲女賓賚之。往是卽傳太夫人之姪。以陳俠吾堅不願預聞其事。且將遊學他方也。禮成實爲七月二十有六日。距連娘與竹虛相遇於湖上時。亦不過五旬有餘耳。連娘之命運於是乎定局。噫。情魔纏人。其來如火。一入迷津。回頭無岸。此用情者之所以。

必慎於始也。

## 第九章 速嫁

霍

孟子言性善世固無生而爲惡者竹虛受惡家庭之薰陶爲淫惡之人所迷惑於是乎欲行其欺詐以陷連娘今則自桃紅激走至定婚霍氏離碧桃已逾一月去惡漸遠良知復萌私念得婦如霍家女與碧桃實不可同日語苟能棄彼

就此則一生幸福正未可限量然桃紅結婚合村咸知覆盆之水收拾大難輒轉尋思計無所出亦惟自悔其作事之孟浪耳

雖然竹虛誠自悔矣亦誠能自知其爲碧桃一家所挾制矣乃實不能絕碧桃而不理之以竹虛雖肯捨碧桃而碧桃决不能捨竹虛即使碧桃能捨之亦且有狗兒夫婦在狗兒夫婦固萬不肯捨竹虛者也竹虛之如何央及傻劉唐劉母之如何往探意旨連娘之如何承認婚事以及如何說合如何成禮狗兒夫

## 說 小 情 哀

婦隨時隨地均經探詢無餘。知此一塊肉已落掌中。逆料竹虛事成以後勢必將此消息來報。乃遲之有久。足音渺然。碧桃日與其父母絮叨之。狗兒不得已自走城闕索竹虛。先令人密告之。竹虛佯不爲理。狗兒乃自造其廬。竹虛大窘。恐招人耳目。遂從之行。

竹虛既復入碧桃家。其一縷之良知。遂又泯然無跡。狗兒夫婦日以婚事之進行爲促。竹虛唯命是聽。一若傀儡之從人指使者。然居約兩月。竹虛所挾貲又罄。乃問計於碧桃。碧桃曰。異哉。問吾父不早言之乎。彼霍家婢儲蓄以待郎者久矣。竹虛曰。此事余豈不知之。其所以遲。我行者。蓋欲避急遽之名耳。今雖爲勢所迫。亦宜從長計議之。庶勿令他人道短長而目余爲情急也。碧桃曰。是不難。妾與吾母早爲郎熟計之矣。郎苟假言山左戚里。書囑歸主持田廬。則渠家聞之。必自急行。且催促婢子嫁俾得與郎同歸矣。竹虛聞而笑曰。卿真智囊。

瞿

女

哉

越數日竹虛果往訪儻劉唐謂故里以書至因知田園荒蕪行將歸治出山之期殊難預卜向之轉述於劉母劉母殊驚愕乃曰渠歸將何以處姻事向之瞠不能答曰兒實未詢及之翌朝劉母竟往霍氏以告傅太夫人傅遂囑其轉詢於竹虛往返磋商其結果遂定於十月之中旬實行結婚禮俾夫婦同歸山左咸如碧桃言

竹虛之蓄意貨其居也久矣往日俠吾所聞洵非虛語今則藉口北上竟公然而爲之以其所得充迎娶費固綽乎其有裕也甯俗嫁娶尙浮華霍家益贈之豐自不待言而竹虛亦以盛采相納不嫌奢侈故霍氏戚屬咸無間言卽傅太夫人與伯璣亦皆以爲俠吾毀謗之言半屬子虛然安知竹虛用意甚深乃欲使出諸倉廩者收諸外府耶

## 哀情小說

及期賀客盈門。親迎如儀。僕相樂人導一對璧人入青廬。共訴衷曲。信爲天緣。於是竹虛復成催妝詩若干首。連娘和之。魚水歡娛。殆無與比。居三日歸宿謁見傅太夫人。端相竹虛儀貌。意亦爲之大滿。以爲此一對似花如玉之美眷。其幸福正有未可限量者也。

雖然竹虛之將歸其故里。詐言耳。凡讀吾書者皆已洞若觀火。信其必不能見諸事實而孰知竟大謬不然。蓋竹虛之良知固時一發現者也。前既有一縫之光明。澌滅於俄頃。而其根則猶暗伏於內。往往志忑不止。如彈丸之欲躍。奈有物以梗之致不得吐。今連娘煦以雍穆之氣。接以和藹之容。旖旎之情。纏綿之致。雖鐵石人亦當爲之感化。况竹虛得一碧桃。尙且爲之顛倒。以爲溫柔鄉安樂窩。卽在於是。則其對於連娘之顛倒復何待言。情詞相感。居然觸起善根。一念良知油然發覺。因思故里。雖並無田園可守。而得此偌大之奩。贈購產置業。

亦足光耀門庭。且有婦如此。何願未償。計惟有實行遷地挈眷返魯。庶幾相隔千餘里。不致復生轍。輶佛云。不見可欲。其欲不生。竹虛之計亦復如是。此則竹虛。自知其道。念不堅。故擬出此下策也。

### 第十章 要刲

竹虛原以明春歸里爲言。今以急欲遠離碧桃。故遂託故商之連娘擬俟彌月後卽行就道。連娘雖不免有依戀故土之思。不忍遽嘆其祖母及拋別其愛兄。奈夫增意堅又不肯過拂。且依戀之終究仍有決離之一日。故意雖攏拒口不阻逆。傅太夫人及伯璣亦覺留之無濟。不如割忍以聽之。摒擋一切。遂定期於季冬之初。驪歌乍唱。祖餞太忙。一轉瞬間。白門老柳居然倚徧長亭而送征人上道矣。

自甯至魯。程途遼遠。陸行水航皆不似今時之便。如踰海紝道而行。則困頓未

## 說 小 情 哀

免過甚。苟渡浦口，遵陸路，則雖多險巇，反覺直捷。竹虛心急，如矢。遂由其道。伯璣不忍其女弟之遽爾判袂，故不憚遠送，同渡江北，直至竹虛結裝。遵道始涕零而別。

夕照一鞭，雙輪僕僕，擔簦負篋者扈隨於後，其行色殊倉皇。蓋將趨傳舍而投止之時也。無何，長林當於前，窮壑現於左，暴徒十餘人蜂湧而出，從者皆相顧失色。竹虛尤噤不能言，拒之不敵，避亦不遑，不得已惟有聽其攫奪行李。轔重瞬息一空，竹虛驚懼交集，徒喚奈何，眼睜睜地望其攫取而去。忽聞一盜呼曰：「莫急，遽走，忘却活貨矣！」於是又止，其同侶率四五人返尋而來。竹虛益慌急，以爲彼等將掠其愛妻去，遂橫身以蔽之，詎知若輩之目的物竟不是其所蔽之。人而反欲奪人之蔽嘻，異哉！是誠出於竹虛意料之外矣。且亦讀者諸君之所不及料也。

竹虛被刦而去暴徒之目的果何在耶江湖綁票原爲事之恒有然所擒必爲主要之人而後可遂勒贖之目的今竹虛既以身蔽連娘矣則連娘之爲此一行人中之最主要已昭然若揭何得反舍之而擒其不主要者故暴徒之所爲決不爲綁票也暴徒旣不爲綁票則又將置竹虛於何地仇之乎愛之乎作者殊不能爲之下斷語矣

雖然今日之竹虛果有欲得而甘之者歟曰有諸厥惟碧桃碧桃自竹虛行後密探卽隨之而來其情事一若往日之偵緝旋卽探知竹虛有實行返魯意狗兒夫婦大不懌擬往質之碧桃謂係傳聞之誤以爲竹虛未必棄之而行旣悉親友祖餞絡繹不絕其情事已逼真遂亦大憤卽欲自往質詢以重婚爲挾制狗兒夫婦始亦贊成其說繼忽變計力阻之謂事經決裂則徒令竹虛受其損失而吾儕未必能沾實惠卽使竹虛欲彌縫其事亦不能罄其所有以畀我且

## 說 小 情 哀

覆水難收事過之後竹虛一身卽不復爲我所有利源壅塞尤爲可惜碧桃聞之恍然悟願秉父命而行於是狗兒卽招集其黨徒秘密商議之令先往探竹虛行期旣確然後伏死黨於要道要而劫之苟臨場不破獲則已如不幸而爲竹虛所窺破或別生枝節則令碧桃出與評論以解此圍惟狗兒之意祇在竹虛之行囊苟劫之不遂雖胠篋亦能從事乃碧桃則必欲竹虛之歸來故力泥其父並刦其人且謂竹虛不來竹虛必信爲眞盜追捕之方將百出於事且大有妨苟並刦之則渠必無詞以對留之以備緩急後患皆可杜絕狗兒以爲然計定卽如法埋伏惡網方布唾手功成竹虛竹虛汝果又墮入惡魔道中去耶然而連娘苦矣

悲歡離合每相倚伏故極樂之境界卽大哀之過渡世人不察處之怡然作者誠不得不爲之大惑連娘當前此之一月中實爲渠畢生之快樂時代美滿良

女  
霍

緣既天作之合。而又自遂其心願矣。閨房之私。其新孔嘉堂。無舅姑之尊嚴。家有骨肉之煦問。且席豐履厚。指顧隨心。其樂融融。曷其有極。無如良辰易暮。忽動離索之思。慈蔭驟失。友于情乖。不如意事漸漸見逼。而來顧猶以爲倡。隨之樂方興。未久兩兩相權。究屬歡多悲少。故就道時。雖聞驪歌三唱。不無驚心之處。尙可謂爲連娘歡喜時代之尾聲。若夫行裝被劫。在竹虛視之。固不啻若生命之遽喪。而連娘却絕未在意。直至竹虛被掠。以去始覺。一生幸福。盡付東流。恨此暴徒。胡不並刦而行俾。相從於盜窟籬天。不應搶地無靈。此時此際。連娘之悲運。真有如黃河之水。自天而降。沛然莫能禦之者矣。

移時。扈從俱集。見狀亦均無以爲計。祇作無聊賴之勸慰語。連娘心益悼痛憤。不欲生幸所挈僕婦半爲霍家舊傭。而陪媵者力勸姑投前程宿以圖善。後連娘無如何聽之。

## 說 小 情 景

未幾抵一村落無傳舍可覓遂投野人家以情告羣相詫怪咸謂此地猶未出六合縣境素稱安謐行旅之通過者絕不聞遇有伏莽且距城市猶遠未能遽訴諸官長而請追捕連娘聞之沈吟不得計差幸自浦口登陸僅及一日故鄉咫尺不難返轡以求因命僕馬星夜急馳歸報警耗並趨伯璣來俾資贊畫伯璣送其女弟行快快復渡江南旣歸以行狀備述於傅太夫人互相咨嗟念彼夫婦跋涉長途正不知幾何時日而始有雙鯉躍至來報平安悲莫悲於生別離此祖孫二人固將何以自遣耶乃者離愁未解惡耗遽來僕馬之遣報者於事後一日卽抵白門至家時猶未夜倉皇入告一家大驚傅太夫人尤悲切因命伯璣卽日束裝往撫其女孫且囑伴之來歸再謀區處蓋六合離隔江猶爲江南所轄因不妨稟白省吏而後從事緝弋也

白雲蒼狗其幻景之來果然令人莫測回憶一昨之兄妹二人臨分惜別握手

霍

女

依○依○其○心○中○所○含○最○不○能○堪○之○一○事○莫○若○聚○首○無○期○兩○難○懸○度○今○則○別○淚○未○乾○居○然○重○晤○睽○隔○固○易○會○亦○不○難○一○離○一○合○亦○豈○始○料○之○所○能○及○哉○雖○然○此○番○之○把○唔○實○不○得○以○別○後○相○逢○例○蓋○非○特○不○足○與○言○歡○適○能○益○增○其○悲○傷○也○伯○琥○奉○祖○母○命○亦○不○暇○檢○點○行○裝○匆○匆○挈○僕○從○而○行○復○一○日○遂○與○連○娘○遇○見○連○娘○已○哀○毀○過○甚○不○敢○更○傷○其○心○乃○作○多○方○慰○藉○之○詞○並○傳○述○祖○母○意○旨○勸○其○同○返○故○里○從○長○計○較○連○娘○初○不○肯○行○必○欲○留○偵○竹○虛○下○落○伯○琥○明○知○無○濟○乃○又○不○忍○拂○逆○於○是○爲○之○略○事○探○訪○不○意○留○兩○日○夜○仍○毫○無○所○得○連○娘○不○得○已○始○偕○歸○擬○控○諸○省○

## 第十一章 狼性

竹虛既罹意外諸暴徒挾之以行荒竄山谷間見有爇草爲火者投之似有三人候於此其面目殊不能辨諸暴徒略與語卽覓得一石室幽竹虛於其中

## 哀情小說

留兩人。遷守之。然絕無惡意。其他則聚而議以距離較遠。喟喟不能盡悉。一似將分其所得之賊物。然竹虛當初被劫時。其心目中除不捨其愛妻外。實無他意。有今則忽悔恨不止。蓋以爲今番之所遇。皆自作之而自受之。弄巧成拙。畫虎類犬。實有似乎失足之駝背人。兩端皆無所據耳。噫。竹虛竹虛汝之良知殆又將泯滅矣乎。雖然猶在天人交戰之際也。

無何。諸暴徒携其所得者絡繹去。殆盡。始拽竹虛出冥行數小時。入一荒村。山雞亂啼。天已向曙。迷惘間。老屋四五椽。當門而立者。兩三人。似迓其至者。及近試一辨認。不覺大愕嘻異哉。冤家路窄。竟爾相逢。伊何人。伊何人。非余所避之不遑者。而誰耶。

狗兒之計。劫竹虛也。於先數日。卽率其妻若女。渡江而北。安頓於靈岩山之麓。五家村。村衆皆匪徒。以販私爲業。狗兒夙與之夥。有趙大者魁也。稅其屋居之。

已復率衆同行恐爲竹虛所見故候於石室外苟彼時天猶未暮當早爲竹虛窺破此時竹虛既見碧桃等雖一時不免驚惶而其心轉覺泰然蓋逆料碧桃之必能爲己作袒護其事終不至於決裂也

碧桃今番之見竹虛果何如哉獰獰之怒溢於顏面怨詈之聲盈於耳際手摘而口齧之無所不至狗兒夫婦則咆哮尤甚一陣紛拏蜂湧而入竹虛既不畏怯亦弗抗辯一聽若輩之所爲柳夢梅被吊於丈人峯金玉奴棒打其薄情郎今竹虛以一身兼受之殆亦所謂風流之小報歟

移時碧桃始令釋之載其指而言曰薄倖郎何事勿語者豈身固在是而利口未曾帶來耶時狗兒夫婦已伴其徒衆他去竹虛窺碧桃怒亦稍解遂揖而自道其苦衷謂實無去魯意行且於中道圖脫碧桃明知其爲文飾之詞以此時實權在握已萬無再遁之虞故卽不復窮詰惟作冷笑而走竹虛踏跢隨之入

## 說 小 情 哀

室見所喪物。累累然盈四壁。心竊大幸。蓋此時之竹虛其方寸間。早已無連娘之影踪。在所不忍棄置者。厥惟此無價之囊橐。今則人雖云亡。物固猶是。而失於彼者。且能取償。於此於一已之利益。仍毫無所損。故其對於碧桃諸人之舉動。並不以爲酷毒。反囁嚅其語。而感謝之曰。非卿出奇兵。正不知何時可以解脫。此後安樂咸出卿賜。余實不才。亦惟有終其生。以拜倒於石榴裙下耳。碧桃加誚讓。解粟不能自勝。李氏曰。薄倖郎顏面大厚。乃又入安樂窩。碧桃曰。娘更與渠喋喋。何爲哉。渠安樂窩方營之。青齊間行將携新夫人往享榮華矣。李氏曰。今日邀渠來。亦豈大易事。苟默默不道者。渠能不以盜賊目吾儕耶。言竟。復指一篋。以示竹虛。曰。此中物汝自檢之。莫謂吾儕善胠篋。然世上無白預他人事者。不得不爲。若處分之耳。竹虛一舉。目見此篋果藏儲連娘之奩。贈者田

園事業咸在此中不覺略有所耐姑應之迨李氏出然後啓視始知不翼而飛者已過其半但亦不敢爲言惟希若輩得此巨資或不致再事逼索耳居無何狗兒歸述官事甚不急大可追遙碧桃亦嫌村居僻陋屢擬遷徙因卽定計往匿滻上以避禍行李輜重悉留趙大家簡裝夜發繞道而行以若輩之惡運竟安然漏網出險地而臻樂土讀者諸君將毋謂天道之夢殊有令人不平者其然豈其然乎

狗兒夫婦及碧桃猶之無底之虛牝雖擲黃金無量數亦不有溢出之時竹虛者祇圖一時之安樂故絕不以需索爲嫌惟恐囊橐垂盡無以博若輩之歡於是無索不遂有求必應不數旬已罄所有且自到滻上用度尤不貲竹虛無以爲計遂欲貨脫連娘之奩田悉以契券付狗兒令持往求售狗兒雖明知此頂奩產已經申明官府與盜藏無異售之實非易易或且因而速禍惟滻上耳

# 哀情小說

較遠影射抵押尙有萬分之一可以幾希故卽受而不辭焉連娘之奩贈究有幾何作者初未明言之蓋霍氏之家產而與伯璣均分者也黃白之物盈箱累篋至田產則以連娘遠適無以遙治故除沃田千頃外餘皆以藏鏹折之竹虛所欲售卽爲此千頃之良田乃經狗兒轉輾委託牙僧掮商遂爲鑽頭覓縫之運動初擬抵之於某洋商不果繼復商之於金陵銀行亦不果於是覓甯地富紳之作寓公於滬上者未幾爲某掮商所得往返磋磨頗有成議某掮商告之狗兒狗兒乃欣然往狗兒之求脫其田券也謂爲李氏產乃假竹虛之名義而行之者其往也亦襲竹虛紀綱名詎知中道遇一素稔者倉皇而來與狗兒語數四狗兒卽大慌張匆匆返奔且立時挈其眷屬他徙

## 第十二章 別恨

霍

女

先是伯璣偕連娘歸卽以被刦情狀具稟省吏省吏以霍氏爲當地巨紳行文六合縣限期嚴緝頗有雷厲風行之概縣令某以貪酷著與竹虛父素有隙遂以模糊影響之詞蒙混呈覆冀報其私怨而卸其重責伯璣屢次催捕終無頭緒可得連娘聞之日夕哭泣家人無可相慰祇盼暴徒刦竹虛去或有通風勒贖之事庶幾所喪雖不貲而夫妻猶得重聚不料日復一日音信渺然希望爲之陡失轉輾尋思反疑追捕過急致令暴徒匿跡消聲不敢再求勒贖且恐竹虛久陷盜窟雖生死未卜而激則將生他變於是復稟省吏請故弛其捕盜令以俟盜之露風某縣令正苦無宕延計得此遂卸仔肩一樁巨案火燼烟銷盜爲官所縱官亦當爲盜所感狗兒諸人抑何微倖若是乃能遇此良好之官吏哉舉家遷滬此其時矣

當竹虛匿居滬上恣意揮霍之際正連娘貪生不得欲死不可之時其景象實

## 哀情小說說

爲最悲慘。生離死別。原屬世界恒有之事。即使夫婦結褵彌月而遽喪所天。或竟數朝。魚水便成永訣。種種悲慘境界。舉凡不足爲奇。何則。蓋死別則人死。不可復生。希望終了其心。卽不難。若止水至生離。則較之死別。誠覺難堪。惟亦必有所以離之之道。或爲遠賈。或爲出征。其不得已之苦衷。皆能稍殺其哀感者也。至於連娘。今日之所遇。實大不然。以云死別。則竹虛固生擒以去者。未必卽爲所害。如曰生離。則不特竹虛陷賊已久。存亡正未卜。而橫被刦奪。莫測由來。又並無所謂不得已者。可以私自慰解。且論情則大可。生還希望最盛於事。則絕無影響。意念轉深。謂之曰生離。可謂之曰死別。亦可。惟此不生不死。亦生亦死。之離別。則眞天下之至悲慘者也。試問連娘。生長於愛蔭之下。習處於安樂之鄉。盧家女兒夙署無愁。乃忽令其遭此極悲奇慘之境界。則其情尙能自堪乎。

## 畫

## 女

歲去年來轉瞬。又是春暮光陰。一寸愁緒。一丈連娘之愁。日與俱積。正不知堆  
梁幾許高矣。綠窗夜雨濕透梨花孤眠。况味嘗徧。今番思婦之淚。以此時此際。  
爲最多。連娘痴坐燈下。不禁又涉遐想。離蠻不解事。刺刺以花事爲問意。將攬  
亂其愁思。詎知連娘聽此淙淙雨聲。與庭花相搏擊。反益增其身世之感。蓋以  
爲風雨雖惡。而庭花居然能與之戰鬥。且融融者朝暾。瀼瀼者冷露。皆爲庭花  
之援師。而可以增長其戰鬥力者。是故庭花之與風雨。或者尚有戰勝之時。而  
已則以孱弱之身。橫遭飛禍。所受摧折酷虐。又百倍於風雨。受之則不勝驅之。  
則無力以較。庭花其強弱實大相懸殊。一若人生不幸而爲女兒身。則惟有聽  
惡魔之如何播弄。與造物之如何宰割者。然連娘思至此。連娘之悲感。又續續  
而大來矣。於是揮離蠻令去。下幃倚枕。轉側不寐。浪浪然如斷縷之淚珠。與窗  
外雨點滴滴相比較。正不知孰多孰寡也。

## 哀情小說

移時連娘復推枕起銀鐸試剔湘管慢拈略一沈吟已是琳琅滿幅蓋連娘於此無可奈何之時既不求解於人而又無以自解之則不得不將此一片幽情訴之於楮墨所謂無聊之極思也書成得解連環一闋詞曰

離愁幾許看層層幕幕不和簾捲况又是風雨淒其正有脚陽春行行欲遠倚定孤幃怕倚定孤幃嫌倦想人兒瘦損花兒瘦損一般腸斷無端芳心自戰剩半縷情絲漫天繚亂要付與點點殘紅向那處傳言淚痕緘怨別恨何堪祇博得夢魂常伴奈今宵夢也難尋怎生私繩連娘曼聲微哦又自覺此一百餘字尙不足以概其苦楚乃續成金縷曲一闋詞曰

風雨三更後製新詞淚花漣染素綃浣透別鵠離鸞多若鯽似我淒涼少有況夜夜要儂生受詛楚哀秦都沒用拚今生拋却掃愁帚愁掃去也能夠

霍

女

墮歡記。起還依舊祇蟬娟。薄命賦天偏厚。越是良緣。越自苦。轉悔當年。奇遇更誰管。春人消瘦。春欲闌時。人欲死恨。啼鶯故。常相守。紅淚債。莫輕負。連娘。疊譜兩闋。顛倒終宵。此種寡鵠之行思。婦之什。雖他人讀尚且有悽惋不止者。況身歷其境。而又屬吐之於其口中者耶。連娘自讀之。連娘誠不復能自堪矣。

伯璣不忍其女弟之憔悴。往往以慰籍之詞。相勸勉。始猶力任其艱。謂踏破鐵鞋必覓竹虛歸來。今則音沈信杳。已將五度月圓時候。因之亦不敢再作滿言。夙聞滻上爲竊刦者之逋逃數頗願一往偵緝。然祖母年邁。未便遠遊。私心爲之。亘亘一日。忽得俠吾書。謂渠方有事於滻濱。擬倩伯璣。件送其眷屬。往心竊大慰。告諸傅太夫人。傅以此行實有義。不容辭者。遂允之。其時俠吾以豪華公子。作客他鄉。頗能引人趨附。一時聲勢極煊赫。且俠吾喜古玩。物行商。据客壘。

## 哀情小說說

集其門或則以書畫進或則以金石來苟投其好無不得善價以去各商客樂就之適狗兒以連娘奩產求售經久不得主顧有張某者與狗兒流濟一氣現亦爲掮客狗兒倩其徧託同行代爲物色各商客轉輾相委致售者與失主兩不知其姓名是則滬上掮客之慣技因不如此實不能從中漁利也各商客既承張某託四處兜攬迄無主顧嗣聞俠吾爲金陵世家而此產又屬金陵腴田以當地人置當地產必較他鄉人爲便於是卽言之於俠吾俠吾原不注意於產業厭其瑣瑣竟爲拒絕詰朝伯璣來俠吾留之作十日遊偶述竹虛被刦情狀以及所喪各物俠吾聞之心若有所動因亦以某掮客兜售甯田事相告伯璣疑之遂詢此田區域不意竟與連娘奩產相吻合於是瓦揣測之皆以爲此盜必係匿居滬上惟恐遽爾驚動或至聞風先遁擬設法以誘致之依俠吾計往覓某掮客至假言有何姓者甚願得此田產故囑其往詢失主姓名及價額

之多寡。某掘客聞而大喜。三轉手而告張某。張某復轉告狗兒。狗兒情虛預防。此中有詐。因詳詢售主姓氏。以爲霍氏實無何姓之故。舊心乃稍舒。且以李竹虛之名義往覆。伯璣聞竹虛名。大驚。疑是竹虛至今猶爲刦盜所挾制。故刦盜胆敢假名以行。然俠吾意中則大不然。蓋其鄙視竹虛之心。至今猶未改變。決不肯信竹虛爲良善也。越數日。議成約。失主署券。一方面則訴諸捕房。請派探捕來。擬俟其至而掩執之。詎知張某居滬上久。與探捕諸人皆相稔。故伯璣一經報捕。張某卽已知風。并俠吾。伯璣之眞姓名。亦因之探悉。私料狗兒之所求。售者決非由正路而來。倘經敗露。與彼不無牽累。不得已。奔告狗兒。囑其自爲計。狗兒時方躊躇道中。施施然有得色。以爲鉅金將立至也。張某於數十步以外。卽見之。招而語於僻靜處。陳俠吾耶。霍伯璣耶。要言不煩。僅若干語。狗兒大驚。失色。倉皇反奔。俠吾。伯璣諸人。遲失主。不至知事機定。已破露大爲失望。不

得已立逼某掘客爲引導往探失主宅某掘客原未探得根底竟無以應姑於蛛絲馬跡間求之則由甲而乙而丙而丁歷三四折而始得張某且張某又早經避匿旁搜博采又歷三五日而始得狗兒之所居然鴻飛冥冥式人已無如之何矣

第十三章 書賺

瓜步以西爲十二圩梟匪薈萃之所也於盡市處得艸屋焉五十步一比鄰一百步一對衝其荒僻景象不可言喻屋計兩三間中有惡魔若而人喁喁私語若有所圖蓋將絞其毒瀋以灌漑世界上不幸之人耳

此惡魔何如人非狗兒諸人而何狗兒自得伯璣在滬消息卽歸家掘檔一切遁至鎮江旋往十二圩竹虛則自東自西悉聽若輩之所爲跬步不敢相離蓋此時之竹虛更不能若往日之自由除與若輩同惡相濟外實無他術然留則

雀

女

七六

黃○金○已○盡○白○眼○常○來○行○則○雖○未○見○有○防○守○之○嚴○而○既○返○江○東○仍○難○保○若○輩○不○追○踪○而○來○身○敗○名○裂○依○然○如○故○不○得○已○亦○惟○隨○波○逐○流○聽○其○所○至○而○已○留○圩○中○約○數○日○狗○兒○復○生○狡○計○令○竹○虛○致○書○於○連○娘○誘○連○娘○至○鎮○江○竹○虛○難○之○狗○兒○曰○渠○家○兒○郎○留○滬○瀆○家○中○祇○一○望○夫○山○高○且○一○萬○丈○汝○苟○以○書○往○行○見○朝○發○而○夕○至○惡○庸○爲○之○傀○過○慮○哉○竹○虛○聞○之○不○敢○逆○乃○轉○商○於○碧○桃○碧○桃○口○吻○與○狗○兒○如○一○轍○於○是○沉○吟○不○能○決○雖○然○竹○虛○之○遲○疑○非○不○欲○誑○連○娘○實○由○此○書○之○無○從○下○筆○也○尋○思○約○炊○許○忽○若○有○所○得○遂○援○筆○書○之○曰○

連娘摯愛親展奇禍猝逢中道折翼生離半載別恨萬千今日之日真憐卿憐我時矣僕自被幽於此天日爲之莫覩誅求不遂往往以鞭箠隨之比聞若輩以久羈無益如獲萬金便可開籠放雀幸望於書到之日卽行携資來迓京口之濱金山之下有小蘭若署刦華者入而俟之當有所遇草卒書此

## 說小事情 袁

以作證殊不能於鸚鵡前頭復多饒舌也某月某日竹虛親筆

竹虛書竟卽以付狗兒狗兒固不知書者竹虛乃略解之狗兒遂將去然此時竹虛之意念實與狗兒不一致蓋竹虛意中不過欲誑騙連娘之金錢如金錢果能到手而自己可以不露其面則其事爲最佳卽不然有此一書亦不難目圓其說而與連娘復相見從之歸亦可居其家亦可他日有隙尙能相機而行是則竹虛之志也至於狗兒諸人之所懷則實有叵測者在并竹虛而亦未嘗明告之惡魔造孽無所不底於極乃濛濛者天反假以成功之機緣亦云奇矣

竹虛之書越三日卽達連娘於一昨之晨先得伯璣函詳述兜售奮產事祇憾事機不密致匪徒聞風先遁未就弋獲因之連娘益懊喪細思暴徒等雖假竹虛之名在外求脫其贓物而竹虛之存亡猶未得真實消息轉恐追捕

窮寇致情急而加害於竹虛反覆尋思危疑不勝屢擬親走滻濱一探究竟然又慮滻上非習居者以俠吾伯璣兩人之磋商尙不能捉摸之何況一伶仃女子其無濟於事自可想見不得已惟有靜盼伯璣之續報好音自晨至夜坐臥不甯數四遣離璧外詢冀有書至乃離璧每返皆虛其握又不禁爽然

是日連娘方午倦離鬟忽以書至欣然授諸連娘謂阿哥又以書報好消息至矣連娘信之遽起接而視之知非伯璣筆及細辨不覺大愕蓋銀鈎鐵畫字跡宛然已不與之相接觸者半載有餘矣於是亟啓其緘讀未半珠淚盈盈承於雙睫強終之始覺驚喜交集因卽持書往白傅太夫人傳亦聞而大慰蓋深幸竹虛之未遭毒手也

竹虛之書雖未指索連娘親往迓而此時伯璣方留滻實無他人能勝其任者依傅太夫人之意擬卽招令伯璣歸來然後多携僕從而去無如連娘心急

## 哀情小說

如焚。惟恐貽誤時日。致失機緣。必欲自挈僕從。卽日先赴鎮江。令伯璣由申來會。傳太夫人極力阻撓之。連娘口中雖不便拂逆。而心殊怏怏。雅不以傳太夫。人之言爲然。及返室。復出竹虛書。循環玩讀。不能釋手。祇覺此寥寥百餘字中。實含有無量數之辛酸語。如骨鰱在喉。欲吐不得。每讀一過。情淚卽簌簌墮一刹。那頃濕透紙背。昔人謂文之至哀者。不啻一字一淚。今連娘之觀竹虛書。其斑斑者。且十百倍於字數也。噫。竹虛以一炊許之。思考力便換得連娘如許之情。淚豈連娘所負之淚債。更有較多於絳珠仙子者耶。

連娘之入悲運。惟傻劉唐爲之導綫。苟無傻劉唐。連娘當依然待字閨中。決不知世間尚有愁苦事。不意沉淪苦海。竟至歷盡風波。欲求超脫。大非易易。以此言之。傻劉唐誠爲連娘之大罪人。今則竹虛書至。行見生還。雖所喪甚巨。未必更能收回而白頭相聚。幸福正多。在他入視之。正以爲連娘悲運不日將告終。

而佳境。且漸漸來矣。詎知不然。蓋彼善爲悲連作導線之儻劉唐偏又不期而至。

## 霍

## 女

儻劉唐胡爲乎來哉。特來一探其至友之消息也。竹虛書至家中人盡知之。其事遂爲劉氏所聞。向之聞之而喜。惟恐其爲傳聞所誤。故擬親覩其書以爲信。伯璣旣他出。向之遂逕入內室。且求覩於連娘。連娘方悲惋不自勝。拒之向之堅不肯行。必欲索觀竹虛書。連娘無如之何。始延之入。旣讀竟。亟詢連娘意旨。連娘爲述傳太夫人言。向之不覺大焦躁。謂此機一失。竹虛當更無生還之希。望於是卽自告奮勇立請界以資俾得當晚啓程往迎竹虛歸來。連娘聞之心感其誠。而又慮其儻恐不能勝。厥重任轉生他變。因婉謝之。儻劉唐殊憤憤復謂渠家有商肆在鎮江。萬金之資不難立措。卽不邀允許。渠亦必須一行以援其至。友言次拂袖欲行。連娘見其志甚堅。因曰。向哥盛意妹不敢負。如必欲往。

# 說 小 情 哀

請與妹俱妹之所以不敢自往者非真迫於祖慈之命也正以人地兩疏於心不無所怯且鉅貲又須經祖慈擇擋苟不告而行則勢必徒手以去於事亦無所濟今既有向哥之熱腸相助妹即可放胆而行向之聞而大喜因催連娘往白傅太夫人連娘遲疑不能決向之催益急謂更遲卽誤汽船時間今晚不行又須耽延一日連娘沈吟不語旣而曰妹行殊不能告諸祖慈恐雖與吾哥俱亦未必能邀允許向之曰苟若是吾妹當以私行余則候於汽船之埠汽船抵埠約在十一時吾妹其勿自誤連娘曰諾於是僕劉唐復丁甯而別

## 第十四章 夜走

夜行多露憔悴爲郎連娘果於當晚背其家人而行矣連娘以竹虛故致不顧其身分自忘其勞瘁且重違其祖慈之命冒險宵征不慮前後世間痴兒女爲愛情所驅策往往如是又豈獨連娘一人哉

霍

女

儂劉唐之欲援竹虛實爲一片至誠所結至與連娘偕往則並非渠之成心渠見連娘自願俱去反以爲連娘之去乃分所當然決不能拒絕之致受不成人美之誚故一口應承毫無思索至於傅夫人之阻撓與否將來之受人埋怨與否以及連娘同去必有他種可慮之事等則渠實無暇計及之且不僅此也儂劉唐之信仰竹虛較諸連娘之信仰竹虛實爲尤甚連娘見竹虛書雖未嘗疑及竹虛之有詐然猶不能不詳細推測惟恐竹虛爲強徒所脅不得已而作給人之書必至反覆展覽覺無懈可擊而後深信之至儂劉唐則不然彼以爲竹虛決不肯作給人之事此書旣稿爲竹虛親筆則胸中不應再生疑竇書中如何云云卽當如何辦理無所謂之思考無所謂之準備并無所謂之手續卽渠所自云鎮江商肆中不難立措萬金之一說亦屬隨口而來非真有實在把握者祇知竹虛令人往迎於金山下之小蘭若中則渠當應命而去耳糊塗人

## 哀情小説

作事原不能思。前顧後又惡得爲儂。劉唐怪耶所可怪者。連娘以聰明絕頂之人。乃一時爲情所亂。漫不加察。竟貿然與此糊塗蟲作一般見識也。

連娘至汽船埠。儂劉唐果先在。遂購票偕發。翌晨抵京口。覓臨江之旅舍。暫憩。向之擬卽往金山下覓竹。虛踪跡。連娘遲疑不卽允。從向之詢其意。連娘曰。吾儕徒手而來。雖見竹虛於事。何濟。向之恍然曰。非妹言。余幾忘却。正事惟余家商肆離此尙遠。往返須一日。幸妹母急遽。余苟以此時往。則俟至日落必復歸。

連娘曰諾。

雖然。連娘之赴鎮江。除儂劉唐外。果尙有他人知之者乎。有諸。厥惟狗兒。狗兒之投竹虛書於金陵。其人亦隨之而來。書雖由郵局所傳。達而書到之時。日固不難逆計之。彼料此書一經受書者。寓目必能發生效力。無論連娘不卽親自赴約。而赴約之人。旣携重賛。則自必爲霍氏最親信之人。舉凡霍氏之所親信。

## 霍女

者。不論誰。何率爲彼之素稔。蓋彼之受傭於霍氏爲時頗久。故知之甚悉也。是日狗兒終日盤桓於船埠之左近。每值汽船到埠。渠必隱於人叢以觀。埠船者之上下。迨至夜中。於末班船未至以前。忽見有躡躅於江岸者。略一逼視。知爲傻劉唐。不覺大喜。蓋以爲傻劉唐必承霍氏命而往鎮江也。傻劉唐固素爲人所易視者。是故狗兒之易視。傻劉唐亦復可以想見。無何連娘至。益出狗兒望外。惟隨從者並未見一霍家之人。殊覺納罕。繼見向之與連娘相將。埠汽船行遂。亦購票尾之連娘。寓於臨江旅舍。渠卽寓於此旅舍之埠。近以覘動靜。自晨至午。不見連娘出。疑之。蓋狗兒實不知傻劉唐已他去也。

傻劉唐雖爲狗兒所藐視。然令其與連娘一刻不相離。則狗兒雖有狡計。究屬難施。狗兒之誑騙連娘來此。其初意原在金錢。苟連娘果肯以鉅費贖還竹虛。則彼卽心滿意足。祇須碧桃肯捨竹虛之歸與。不歸皆與。彼無涉當其初見傻。

## 哀情小說

劉唐赴鎮，即以爲鉅資。已盡入儻。劉唐手中滿腹尋思計，惟設法誑騙儻。劉唐以攫取之嗣，又見連娘同行，遂又以爲鉅資。必在連娘手。於是即欲以誑騙儻。劉唐者轉移諸連娘身上，但恨連娘非孤身來，既有二儻。劉唐在左右，則下手頗覺爲難。至於狗兒之所以誑騙連娘，其術亦至工。其心且至險，以爲連娘以一弱女子而離其鄉井，卽不難欺侮之金錢以外，更不妨，并其人而攫奪之也。金山之下小蘭若不下十餘處，半成荒廢火居，極少固不啻長江梟匪之逆旅也。行刦，則謀於是得賊，則分於是當地人民習知之而無術以驅之。雖然，竹虛書中之刦華菴，則實爲憑空結撰之名稱。蓋梟匪之綁票勒贖其交易地點，決不肯先事披露，往往漫指一處以作標準。俟事主得信，果欲往覓時，然後出其不意，以與之相晤。一方面過付索款，一方面交出質物，此爲若輩例行之事。實恐事前通知，則事主或設伏於所約地點，故不得不閃爍其詞，以自衛耳。然刦

華菴誠在無何有之鄉而金山之下一語却非一例作讕言者狗兒祇盼霍氏得竹虛函隨卽命人依此方向而來無論其來者爲誰苟一涉足於金山下卽入渠等勢力範圍以內渠則早已布置周密不難盡其所有以刦取之故在金陵船埠時見儻劉唐一人肩此重任心尤私幸知儻劉唐之無能爲也嗣見連娘復隨之來益喜由刦物之心推爲劫人之心其所以欲劫連娘之故則以爲連娘亦一可居之奇貨耳惡哉狗兒較諸綁票勒贖之梟匪其狠毒且逾十倍蓋非但欲借勒贖之名以刦取財物更欲并來人而刦取之也。狗兒不見儻劉唐及連娘出旅舍頗疑之遂設法往偵始悉儻劉唐已他出籌款姑安之詎意遲至夜分儻劉唐仍未歸而霍氏則已遣人至鎮江來覓連娘並聞伯璣與俠吾不日由滬上來將爲連娘料理此事狗兒大慌蓋知伯璣與俠吾非若儻劉唐之可欺者苟兩人來則已之所謀必遭失敗於是急智復生

## 哀情小說

與其黨羽商議定計，擬乘傻劉唐正未歸，伯璣等猶未來之時，先誘連娘出中道，刦之庶幾索款雖不到手而得此活口之錢樹子亦差能解嘲也。連娘悶損於旅舍中以向之一去不返更覺無以自遣，因思自己安居旅舍，情猶焦灼而竹虛自發函以後勢必日夕翹盼以冀人之來，逐焦灼情形更不知如何。於是屢擬不待向之歸來逕自先往金山下一探刦華菴中之動靜終以徒手不能行事遂呼負負而止。迨日曛忽旅舍主人來述金陵霍氏走伴至連娘驚而命之入則果爲家中人試詢來意乃知自連娘夜走後卽爲傅夫夫人所聞傳固疑其私往鎮江也。以是日傻劉唐曾來探問乃姑就詢於劉氏劉之晨命僕馬挾五千金追蹤至鎮并囑其遇連娘後爲言已得伯璣函行將偕俠吾同赴鎮江以援竹虛連娘聞之心乃稍慰及夜向之仍不歸於是卽遣來僕。

往覓其商鋪。蓋恐向之措欵不齊。而致留滯也。嗟乎。向之行而連娘獨居旅舍。幸有霍僕之來。庶免疏虞。今則霍氏僕又行。連娘所處地位益復危險矣。霍僕之行也。以夜餐時。乃未逾數刻。卽有投書者至。雖聊聊數語。實足令連娘遽失其措置。是則狗兒之催命符來矣。

狗兒之書。胡云乎。謂我儕懷璧以求售已。自晨而俟。至於夕。苟翌日之清早。售主仍不來。則我儕且挾之而歸。相見之日渺不可復期。患哉。狗兒逼人母。乃太甚。假令此書之至。在一小時前。連娘見之。且將極表其歡。迎之態度。處分之道。固是易易。以霍僕未行。不難立刻趨往。此秘密之貿易場。雖價額不全。而旣繳其半。若輩卽不致有觖望之事。今則單絲已不成綫。何能挽此潰裂之局。不得已。亦惟冒險一。行以邀天幸耳。

臨江旅舍之距金山。約十餘里。連娘乃僱筍兜。破曉而往。鎮江之筍兜。猶之滬

上○之○人○力○車○沿○途○可○僱○漫○無○稽○考○狗○兒○備○此○以○待○於○旅○舍○外○者○已○徹○夜○今○連○娘○果○然○僱○之○以○行○故○連○娘○之○聳○身○以○入○此○筍○兜○即○爲○狗○兒○攬○得○連○娘○之○時○然○此○時○之○連○娘○固○猶○在○夢○夢○中○也○

### 第十五章 誘賣

狗兒得此可居之奇貨乃早求善價於他人。有朱四娘者。維揚產。向設句欄於東三省。以江南爲佳麗地方。將覓一棵錢樹子。以博纏頭。狗兒素與之往還。乃就商之。亦相約於金山下。一葉扁舟。依山崖而泊。祇盼狗兒齎貨來。卽載以俱。

去。

連娘坐筍輿中。由市而村。由村而林。行行重行。從熱鬧場而漸入荒涼境界。正足以代表連娘之命運坎坷耳。約一小時。筍輿方穿林而出。突見有兩個人者。攔輿相邀。謂吾儕知娘子親來。迓李官人。非常欣慰。惟刦華菴地過隱僻。恐致。

迷途故特來作向導。連娘未及答，荀輿夫殊表歡意。因卽奮勇前進。而彼兩人則先後擁護之。然連娘偶有所詢。彼等皆充耳不聞。未幾抵一破廟。廟額已剝落不可辨。刦華歟？非刦華歟？原可隨人之意象而定。故連娘見之絕無所疑。兩人者令輿夫止曰：「至矣。請娘子暫候。」容先入白於是連娘卽降輿。相度此廟形勢。屋宇雖多傾。豈而圍牆連亘。占地頗廣。固數十年前之一大叢林。惟不知何故而爲若畫所佔據耳。無何兩人者復出迎連娘入。連娘亟欲與竹虛晤。不暇計及其他。貿然隨之行。歷重門。至一大院落。始見有降階而迎者。其顏色頗溫馨。殊出連娘意外。蓋連娘之意以爲綠林豪客。其凶暴必異於常人。此番覺爲之錯愕。不止也。狗兒者霍氏之舊僕。自不敢與連娘相覲。面此時出迎連娘之人。乃狗兒之同黨。亦無庸舉。其姓名總之爲狗兒之代表人耳。至狗兒則

## 說 小 情 裹

早經隱匿於是屋之西室藉以窺探連娘之動作連娘旣款步入室卽徧矚屋之四隅見屋中陳設旣空無所有而又並無第三人因之不覺大失望其人知其意乃曰娘子勿猶豫李官人現次江干緩且導娘子去與官人同返故里也連娘默然其人復曰李官人被刦窮無所歸吾儕留養之已數閱月矣今官人歸心如箭而又不欲白擾人故必得萬金爲報酬而後言旋吾儕再四相却又懼受不恭之誚不得已乃候娘子於此倘娘子果攜款來則李官人之歸去當在指顧間矣連娘至此始悟若輩之以假面目相對者其目的乃在索款因曰李郎函索鉅款一時未易措齊苟不以箋箋者爲嫌則當先以半數相納一俟李郎遄歸再圖厚報其人未及答連娘卽探懷出紙幣一巨束授諸其人其人且檢且行入西室俄頃復出曰吾儕非強索他人財物者何敢與娘子較錙銖李官人待娘子已久原輿尙在當導娘子去矣連娘見其人行爲慷慨反極

口○稱○謝○之○其○人○旋○命○邀○迓○之○兩○人○來○令○更○送○連○娘○往○江○干○謂○李○官○人○方○買○舟○停○泊○於○彼○處○也○連○娘○聞○之○欣○然○行○

此○時○之○連○娘○其○心○坎○中○果○何○如○哉○正○如○冥○行○若○干○時○日○而○以○爲○前○途○將○有○天○日○可○覩○故○身○雖○坐○於○筍○兜○心○已○至○於○江○干○仿○彿○懸○磯○如○拳○有○孤○舟○泊○於○其○下○而○竹○虛○則○方○倚○船○唇○而○凝○望○悵○悵○然○若○恨○其○愛○妻○之○不○卽○至○者○與○夫○躡○躅○而○行○連○娘○頻○頻○以○道○里○爲○問○輿○夫○等○時○而○答○時○而○不○答○或○竟○反○顧○而○作○鶯○鶯○笑○連○娘○以○爲○彼○等○誚○其○情○急○也○亦○不○與○之○計○較○雖○然○輿○夫○之○笑○豈○真○笑○連○娘○之○情○急○哉○蓋○笑○連○娘○之○禍○到○臨○頭○而○猶○不○自○知○耳○噫○

江○流○潺○潺○漸○入○於○耳○轉○過○一○石○壁○實○見○有○江○舟○傍○岸○而○泊○舟○子○二○三○人○倚○檣○待○發○見○筍○輿○至○遽○呼○曰○來○矣○來○矣○其○時○連○娘○方○自○筍○輿○中○出○卽○詢○曰○李○官○人○乃○在○此○舟○中○乎○舟○子○漫○應○之○曰○吾○儕○待○娘○子○於○此○間○已○一○夜○矣○於○是○架○木○筏○促○連○

## 哀情小説

娘登連娘亟欲與竹虛晤亦不暇詳詰竟從之雖然連娘此際已如孤軍之深入重地節節被賺愈行愈窒且前後左右皆有伏兵進既不可退亦不能所謂落網之魚禍必及其身者故卽使連娘不聽舟子之言亦且回頭無岸矣

狗兒之鬻此奇貨於朱四娘固亦假竹虛之名以行之者朱四娘於成交之初曾在臨江旅舍一覩連娘之顏色連娘不知也今連娘來朱四娘先於舟中竊窺之見來者無誤遂兀坐以待之連娘搴簾入見四娘疑有誤方將致詰四娘遽命入來且作獰笑曰汝欲存問李官人乎連娘曰然於是四娘復沈其容曰婢子母復夢薄倖郎將汝賣却汝豈猶未知耶連娘笑曰姥與妾素昧平生幸勿作此戲言四娘曰不與汝以信物汝自不服言次卽以一紙擲諸連娘前連娘窺其顏色知必有異乃姑閱之不意目光剛一接觸手指不覺顫動紙幾落蓋卽狗兒所署之契券也此契券原非竹虛親筆所書惟署名之下朱印燦

然則確爲竹虛之所常佩而往往鈐用者竹虛以不謹故致將印章落於狗兒之手然印章雖可作爲契約上之一種憑證而流弊甚多或則有遺失之虞或則有仿造之處故究不若親筆之確切無疑今連娘見此契券運慧心揣度之明知此中定有玄虛決非出於竹虛之所爲但此時子然一身既落於奸人手中諒非剖辨之力所能解脫且回憶適間所遇無非做成之圈套先騙財繼騙人彼奸徒之天良固皆喪盡無遺者然亦因連娘之心過於急切若輩乃得售其奸耳假令連娘肯稍緩須臾則不特儂劉唐轉瞬歸來而伯瓌亦且接踵而至又何須連娘冒險前往哉甚或狗兒奸計將從根本上失敗卽五千金之損失亦且無有矣

## 第十六章 投江

朱四娘爲積世之惡搗凡良家婦女之受其荼毒而被其玩弄者已不可勝計

## 說 小 情 哀

連娘雖明慧惡能與之相抗其始也猶擬返身登陸覓歸途乃此舟已於不知不覺間蕩入中流歸路爲之斷絕於是又擬乘隙蹈江以一死爲終了不意朱四娘又早經設防特命兩人任看護左右夾持不得脫此時連娘求生不可求死不得呼籲又不靈但聞風颶故江行迅速更不知若輩將載此愁苦之身遠投何所輾轉尋思無計可施不得已則惟付之一哭江水滔滔帆檣上下孰知此中有一極不幸之女子正處於悲慘之境界而無可告訴耶雖然朱四娘之載此奇貨果將何往哉亦無非欲取道於上海而逕赴東三省耳惟連娘終日哭泣恐沿途中耳目衆多致爲人所破獲故舟行一日夜後即停泊於江陰之壘近擬以甘言勸誘連娘俾不致決裂而後首途連娘悲愴之餘旣念竹虛之依然陷於盜窟復悔自己之作事孟浪一不應背過祖母私走鎮江再不應不候向之歸來冒險獨行此時己身被奸徒拐走正不知家人如

何惶急殘年之慈祖母親愛之賢手足何堪經此意外之風波祇恐其悲愴情狀較之身受者更覺劇烈偷因此而令老人人或有疏虞則已身之獲戾於天必且更甚而將來之食報容有已時紅顏薄命誰復如我且此時被奸徒刦掠而行其情事亦可想而知豈能以高貴清潔之身與若輩同流合污作覬顏偷生之事哉不得已其惟僞爲隨和以弛其防範則庶可以遂我葬身魚腹之願耳大江東去曾不知淘盡幾許冤枉人物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往往蹈此長流以成其志贏得後之人憑吊唏噓接踵而至然亦有輕其生而反湮沒不聞於世者則其沈冤實無時可伸矣今連娘旣決心以一死保其清潔因卽驟變其離故土朱四娘初猶疑其非誠意繼竟被惑遂定於翌晨舍江船埠輪往申此時也月色溶溶江平如鏡連娘獨憑船檻思潮復大至蓋明知此萬惡之七

## 哀情小說

十鳥已爲己所愚。乘此左右無人，大好聳身一躍與水俱逝。然死固不難，而既死之後，家中人之尋覓，將無已時。以爲余固在世也，即使余死而魂且有知，或能託諸夢寐間，告以今日之所遇，恐亦未必肯信。諉之曰：春夢無憑也。至於若輩奸人，今雖目擊，余死則方且懼禍之不暇，又豈敢復言於人？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者。余今日以潔身故，誠有不得不死之理由。然亦惡能自等於鴻毛，而令世間人無一知余者哉？然則余之死必爲須臾之忍耐矣。連娘有此一念之波折，遂定以後之結局。假令連娘果於此時遽輕其生，則誠如連娘之所慮，恐至今不能有一人知連娘之生死者。彼無情之東流水，行且挾此冤魂以終古。使海上又多一銜石之精衛耳。

雖然，連娘非不欲死也。欲人之知其死耳。江上行舟，絡繹不絕，惟當此夜已闌時，則舶艤之往返者，實不能一遭。故決計待破曉時，或有早發者，經行於是而

後爲之於是卽假作歸寢潛取筆墨就枕畔裂帛作書以述其遭際之約略書

## 雷

## 女

妾故金陵霍氏女嫁作山左李家婦年前取道北上余夫被刦於盜今日遠出尋夫妾又爲盜所賺旣罄余資復陷余身察彼行徑無非賣良爲賤妾固薄命何能忍此雖然以妾脆弱之身被困該心欲謀解脫難乎其難輒轉尋思厥惟一死以斷此葛籐庶清潔之身不致爲若輩所浼江流雖惡非同孽海風波地下可安怕說情天况味嗚呼傷哉死矣死矣妾死之後此書必有發見之一日倘有憫其所遇而爲轉告於妾之所親愛者則結草之報自不

敢忘某月某日古建業霍氏連璧臨命時作

連娘書畢旣什襲而藏之復恐他人之無從投報也乃更詳署金陵之居址於其左且及朱四娘之名以助緝捕之力無何荒雞催曙亂喚征人朱四娘亦以

## 說 小 情 哀

江輪之下水者將至。命舟子解維泊近輪埠以便舍此而就彼。惟江陰口岸向無輪埠輪船上皆以渡船。此渡船乃由局所辦不能自賣。一舟以渡登也。故朱四娘船亦不得不行近。於是其時連娘見對面亦有一舟來。風帆飽張其疾如駛而門檻旗幟排列楚楚。一望而知爲顯者之所僱。將及一箭地。辨別益清。此時此機尙復何待。爰於朱四娘身後突竄而出。朱四娘出於不備。略一驚愕。已見此新得之錢樹子隨波逐流以去。叫冤呼救之聲隱隱入於耳際。其時舟中人咸爲失措。羣議救援。朱四娘止之。且遽令返棹以逃。蓋來舟因風水兩利。已掠朱四娘舟而過。連娘爲急流所逐。恰並彼舟而行。舟中人早有所見。勢不能不一援手。因卽斂帆投索。共相牽引。連娘神志未昏。竟得援索而上。朱四娘見之。逆料連娘得慶更生。彼舟中人勢必根究其喪生之故。一經披露。於己實多妨礙。故不如返棹急遁。以遠其禍。古語云。見幾而作。朱四娘之見幾殆

亦天之所以增長惡人志氣而連娘之厄運正不易脫却耳不然者朱四娘苟能於此時被獲必然引出狗兒狗兒之名固爲霍氏一家之人所習知者蛛絲馬跡旣經有道可尋則種種鬼蜮當不難盡發所覆圖窮而匕首見使連娘知罪魁禍首卽爲自己之所最信仰最戀愛之一人情天澈悟之時必不再落煩惱境界故著者觀於朱四娘之漏網而知連娘之厄運將無有已時矣

## 第十七章 更生

救連娘者果何人非他俠吾也俠吾曷爲不與伯璣同行而乃獨僱江船至此耶蓋俠吾之赴鎮江並非專爲連娘來以調查鐵路工程之故必由蘇而常而鎮且須至於甯伯璣迫不及待遂獨由江輪而行不意急切者竟爾撲空而俠吾反得援連娘之生命世間事果有出人意料外者哉連娘漂流之際其面目不易辨識迨旣得援而後與俠吾相見兩人之互相驚

## 說小情哀

訝自不待言。舟子等聞俠吾失聲呼連妹知爲主人之戚屬以無意中得此鉅功皆欣然有喜色。俠吾恐連娘精神不濟故暫不詢其來由令舟人婦扶之入艙並假舟人婦之衣履使易焉。連娘神志雖未昏瞀究以力竭神疲亦不能遽陳述其始末惟知援己者爲俠吾其心實大慰殊不知只此一蹉跎間而朱四娘之舟卽已遠避無踪矣。

少選舟人婦爲涼連娘濕衣俠吾偶出見襟上墨痕甚多異之試一翻檢遂窺全豹以爲朱四娘之舟去必不遠欲追尋之乃詢諸舟人舟人皆未屬意竟不知其去向於是俠吾大歎望不得命趨程而行赴鎮江與伯璇會合然後圖良策焉。

伯璇之抵鎮江而至臨江旅舍也正連娘被誘於諸惡魔在朱四娘舟中欲歸不得欲留不可呼籲又不靈之時也其時僕劉唐亦自其商舖中歸來恰與伯

## 霍

## 女

瓊遇於旅舍之門。欣然握手不暇。道契闊。伯瓈遽以連娘之所在爲詢。向之曰。居此已一日夜矣。於是兩人並行而入。不意連娘所居室門方鍵閉。閱其無人。向之等。遂大愕。亟喚旅館中侍者至。侍者與向之原相識。因具述連娘出門狀。並及金陵來伴與隔宿得書事。伯瓈知必有故。乃姑令侍者啓鑰覓觀。其所得。書不覺頓足失色。儂劉唐猶未知利害。反以爲連娘此去定能偕竹虛俱歸。見伯瓈殊惶急異而詢之。伯瓈曰。向哥子真太無城府矣。試問投此函者果爲何許人。彼窮凶極惡之暴徒。我儕猶不敢與之相周旋。況以一弱女子孤身入險。哉。即使若輩始念良善。而見茲可欲。又安能保其不生他變。於是儂劉唐亦驟現倉皇色。卽泥伯瓈同往追覓。伯瓈計無所施。祇得僱箒輿而行。然詢以劫華庵之名。則絕無知其地者。沿途探問。影踪俱渺。迨日沒。始懊喪而歸。未及旅舍。時猶冀連娘已先返。尙不至於絕望。惟連娘此時已被朱四娘挾至百里以外。

## 哀情小說

伯璣之希望實斷不能有圓滿之時矣。

伯璣與向之既歸寓適值霍氏僕亦以往覓向之不得而返始悉連娘此去且挾有五千金之媒盜物審情度勢益覺連娘凶多吉少因復連夜遣發僨騎至十餘隊之多無如大海撈針難逢端倪至翌日之午僨者咸歸仍無有一人將得好消息來儂劉唐屢欲投牒於當地之官署藉官力以資緝捕伯璣雅不願謂今日之所遭與竹虛被刦情事皆不同以孤身女子冒險入盜窟易爲不知者所訾議故決計暫不經由官府以免張揚且祖母年高對此女孫最關疼癢尤不願其得此消息倘萬不得已則亦須歸至金陵將竹虛前案一并嚴追因今日之事原從前案發生也。

無何又越一晝夜尋消息仍無把握伯璣之所懸念者爲其弱妹而儂劉唐之所繫戀者實爲竹虛兩人之心事雖不同其坐臥不安相對唏噓則一也有

時遇伴人輩來白事。廊間屢響窗外語聲，輒疑作歸來之燕子。興然而起，廢然而返者一小時間必有若干次。至翌晨，伯璣方起盥以望穿秋水。伊人終杳與其坐守於此，不如且作歸計。故卽喚向之起，以意告之。詎知向之猶不肯行，必欲留此作十日索正相持間，忽聞履聲雜沓。霍氏僕引一投書者闌入於室，視之則爲陳氏僕蓋賚。僕書至也。

俠吾兼程而來，探得伯璣猶在此間，以連娘不欲復履其地，故以書往招之。并道連娘遇救始末，噫冥行窮搜無路，不絕乃忽於無意中得此，至快。人意至滿，人望之一封書，則爭功之僕役能無報白？恐後以博取主者之歡哉？然而伯璣之驚且喜，固有可以揣測知之者，而向之則終覺快快。

伯璣得書，趨向之同行向之以俠吾在支吾不肯往。伯璣因亦不再相強，匆卒

## 第十八章 俠勸

## 哀情小說

隨來。併至江干。見俠吾已笑迎於鷁首。乃曰。不急人急者。今日濟人之急矣。俠吾曰。天相吉人。乃令吾糾道而來。弟姑母爲此言者。於是兩人遂攜手而入。連娘生命幸不爲驚濤駭浪所擾。而身體之疲乏可知。故直至休息數小時之久。始能言語。當將前後情事與俠吾備述之。俠吾亦述伯璣已赴鎮江。想此時正不知如何惶急也。於是連娘復詢及滬上求售奩田事。俠吾恐其多言傷神。乃囑姑事靜養俟至鎮江。覓得伯璣後。再行詳述。蓋俠吾之對於竹虛始終未肯信爲良善。一流極欲當連娘問詢之際。乘機進詞。使連娘略知其爲人。惟連娘身經大創。元氣未復。苟與之言。未免重傷其心。故暫時忍耐。以待伯璣。伯璣入見。此可憐之弱妹。顏色憔悴已大。非昔日可比。兩字阿兄。纔及於耳。而清淚浪浪。已不覺奪眶而出。妹乎。無恙乎。友愛之情。無逾手足。此際之連娘。自不能不撲入。伯璣之懷。而放聲一哭矣。

## 霍

## 女

俠吾與伯璣兄妹自幼相習不啻骨肉見此悽慘能毋泣然然俠吾性情究豪爽旋即勸止兩人於是連娘亦止哭復縷述其所遭咸恨朱四娘之被其漏網而去伯璣曰彼朱四娘者既與暴徒黨則暴徒之踪跡與竹虛之存亡渠必知之妹豈未嘗一探之乎連娘曰雖問庸何濟渠固謂署券者卽係竹虛然則其語又豈足取信哉時俠吾方他顧聞連娘語微笑不語伯璣視之以目俠吾乃遽然曰連妹余固有一言蓄之於此中者已久以妹方處劇烈之慘境未敢以之相告今璣弟來而余則卽須他去胸中所積勢必掬而出之以盡余之忠告連娘曰俠哥見解高遠乃妹所深佩且夙知言語亢爽今日又何事吞吐耶俠吾曰然則妹當先恕余罪而後敢言之連娘曰俠哥何罪之有俠吾曰不然余之言余能料決不爲妹所樂聞然因此而不言則余實無以對我妹妹其恕余乎伯璣此時明知俠吾心中之所欲語者無非謂竹虛非善良欲冀連娘有所

## 說 小 情 哀

悔悟耳。乃曰：「俠哥豪爽人，今乃亦作兒女態耶？」欲言則竟言之。余妹豈易入人罪者？俠吾曰：「余所欲言者，無他。竹虛之爲人也。竹虛才固勝於吾儕，而其行實大喪。以余所聞，浪蕩揮霍，乃一統綺之領袖。苟詢之，蔣山學校之學生當有能道其實者。故數年之間，乃父遺產蕩析，無遺充其量。之所爲賣妻鬻產，何事不能。能余爲此言，余非故觸我妹之怒，試更爲妹證之。竹虛手不能縛鷄，肩不能荷物。彼暴徒刦之以去，今且半載供之居，供之衣，供之飲食。暴徒之目的究何所在？若在若曰：希望勒贖，則前日之局明明不是中途變計，乃係預先設成之圈套。且此後之暴徒又將置竹虛於何地？若謂仍須希望人之來贖也，則其摯愛之妻已爲若輩拐賣去，更有何人熱中於此？故余意以爲暴徒雖萬惡，決不出此。下策。况初次投書既明，明明爲竹虛親筆，其所鈐之印章與券上所押正復相同。從可知此印之收藏者必爲竹虛自己無疑。以之押券，竹虛豈能不知其事？至於

在。滬。兜。售。奩。田。此。節。實。尤。有。可。疑。暴。徒。行。刦。其。所。得。賊。物。尙。不。敢。公。然。典。售。何。  
現。爲。有。憑。證。之。產。業。契。券。如。落。盜。手。必。早。經。燬。棄。以。圖。滅。跡。斷。不。肯。執。此。賈。禍。  
之。物。以。自。獻。於。人。故。余。意。又。以。爲。非。竹。虛。自。已。決。不。能。留。此。奩。田。之。契。券。更。不。  
能。以。此。契。券。求。售。於。人。前。後。情。事。疑。竇。滋。多。以。余。所。料。彼。李。竹。虛。者。雖。不。爲。盜。  
亦。且。幾。希。今。渠。既。忍。棄。其。妻。則。與。我。妹。之。關。係。爲。已。絕。如。他。日。復。有。所。謂。投。書。  
者。至。而。欲。行。其。奸。詐。者。我。妹。其。勿。信。之。過。深。而。再。蹈。覆。轍。此。則。余。之。所。深。冀。於。  
我。妹。而。不。敢。不。一。盡。其。款。曲。者。也。連。娘。當。俠。吾。侃。侃。而。談。之。際。其。色。早。怫。然。不。  
悅。嗣。聞。其。詆。毀。竹。虛。益。不。堪。至。誣。其。通。盜。遂。不。復。能。忍。乃。曰。俠。哥。雌。黃。人。乃。不。  
爲。妹。留。一。餘。地。妹。以。薄。命。之。故。致。令。余。夫。蒙。此。不。白。冤。不。意。明。如。俠。哥。尙。復。不。  
諒。則。妹。將。何。以。堪。之。况。既。嫁。從。夫。古。有。明。訓。俠。哥。非。特。不。執。是以。爲。勦。乃。適。欲。  
使。妹。背。此。古。訓。以。行。俠。哥。其。以。妹。爲。何。如。人。哉。俠。吾。見。連。娘。聲。色。俱。厲。知。其。心。

## 說 小 情 裏

中實大不愜於己之所言。於是又婉語之曰：「兄素慾直，不知顧忌，然良藥苦口。」利於醫忠言，逆耳利於行。妹亦當三思。之連娘不答。伯璣曰：「俠哥語無虛發。所言必有眞知灼見。且亦非素喜毀謗人者。何獨議及竹虛時連娘正低首尋思。忖度俠吾之與竹虛何以若水火之不相入。其始也乃欲破壞人之婚約。其繼也。又以遠出規避不任媒妁。今則竟大肆其誣讟之語。而兩人又初無一面之緣。推其原因。必以俠吾未嘗親炙其人。乃至疑及於此。是故連娘之對於俠吾。所言雖不入於耳。其心尙能爲之曲諒。不意伯璣貿然發言。竟與俠吾大表同情。連娘聞之不覺爽然。若失蓋以爲親切如手足。自不應不知其妹婿之爲人。乃亦惑於悠悠之口而不爲吾一剖辨。則世界上之人誰復能爲竹虛之知己。又誰復能解吾之心曲哉。於是不待伯璣之詞畢。卽拂然而起曰：「阿兄亦大好笑。竹虛爲盜妹。且爲盜之妻。詆竹虛卽所以詆妹也。妹今日爲兩兄所辱。尙有好。

霍

何顏腆然人世耶妹今日當與阿兄別生死聽之惟時連娘且言且行竟欲拂袂登陸伯璵乃大惶恐要遮之俠吾見狀亦知連娘執性不能復勸乃亦揖而請罪曰兄實不解事善觸吾妹怒且理想之言何遽認眞兄走江湖久此後必探得竹虛踪跡以贖余愆惟望我妹勿更輕舉以生他變耳伯璵此時又再四央告且以祖母爲言連娘始返坐掩袂啜泣無何俠吾卽挈其僕他去囑伯璵卽僱此舟赴金陵蓋以連娘正困頓不任輪舶之顛簸也

## 第十九章 天誅

女

書中最不得志者爲連娘反而求其最得志者莫如碧桃碧桃之得志正連娘之不得志也連娘之幸福皆爲碧桃一人刦奪而去碧桃奪人之福以爲福乃萬惡人之常態本不足奇然亦必其人有福可奪而後出其攘竊之手段今連

## 哀情小說

娘畢生幸福既經盡，情劫奪之矣。乃復并其載福之身命而亦擯之入於陷阱。則此後之碧桃等其對於連娘已絕無希望可圖，無希望於連娘卽無希望於竹虛也。竹虛汝處今日勢且爲碧桃家中之贅瘤矣。

果也。竹虛病不能起，醫藥之費狗兒夫婦皆斬而不予。且加之以詬諐，其女并不令其女入病室。碧桃見竹虛憊狀亦厭之一日竟盡徙去竹虛不知也。方且以爲彼等或他出耳。詎知遲一晝夜而不聞聲息，乃疑而起視之。見室中本無長物。而此時則已舉室皆空。且已室內之所以有物亦不知何時爲若輩携去。茫茫四顧，孑然一身。加以病體支離，日見沈淪，正不知生命之能保與否。際此境界，固不問誰，何皆當有一種淒涼景象。從日光中映入腦筋，撲簌簌地淚珠爲之，迸下者也。

雖然，竹虛自作其孽，乃至有今日之結果。至於狗兒夫婦以及碧桃，則雖爲本

書之元惡大憝其罪誠有櫂髮難數者亦因竹虛自甘汚下而後若輩敢於放胆行之假令竹虛良心不泯則自拔之時庸非無有彼狗兒等雖有狡計究何敢以盜賊而公然與之爲難哉今若輩撇竹虛而遠走讀者諸君將疑矇矇者天何以又令惡人逍遙法外而反得行動之自由豈天之所以逢惡者果如斯耶殊不知若輩惡貫終有滿盈之一日將來朱四娘被逮於上海狗兒諸人之罪惡於是乎暴露於世界特本書非述果報者故略而不錄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時之竹虛其心中果何似哉渠亦知第一齣亂事爲誑騙其愛妻現雖聞其投江遇救幸歸故家無如其經此波折後對於余之愛情必不能如往日之摯即使夫妻之間香火情深尙能曲諒於余而悠悠衆口飛短流長又豈能不入於彼妹之耳而遂遽變其芳心然則余於彼妹一方面今實已無補過之餘地且恐儀秦復生亦不能爲余作文過

## 真 情 小 說

之詞也。竹虛思前維後，祇恨當日信碧桃過甚，以爲狗兒雖惡碧桃，必不與我相棄。因之遂悉聽彼等所爲，竟未爲自己稍留地步。否則彼等今日既自絕於我，我即從此可以脫然無累。彼等之去正求之而不得者也。此時歸路已絕，尙有何術可以挽救哉？無已，其追踪於若輩而與之謀終始乎？然而若輩之行踪詭秘，恐踏鐵破鞋亦難得其影跡。况值此水深火熱，病勢且有加無已，生命危險，難保朝暮。又將何以爲計？思至此，惟覺一陣昏眩，眼前皆黑，有不能久支之势。乃略一鎮定，重返臥榻。

竹虛之病，何自而來耶？所謂燕安鳩毒漸入膏肓，日而代之，庸能無薪盡之憂？是固難治之症也。儇薄子弟沈湎於酒色，往往得此結果。而竹虛則尤其甚者耳。然而竹虛雖遭此危險之症，猶未必遽戕其生。苟醫藥勿闕，居處得宜，則尙能延其殘喘於床席間。或者奇逢扁鵲，竟占勿藥，亦未可知。無如天不容此。

霍

女

貞情之人長留世間故甯可使連娘抱終天之憾決不肯教薄情郎再享片刻之幸福假令竹虛此時忽有人以連娘至今盼望其夫婿之歸來爲告則竹虛自文之語正在在皆有消息所傳行見連娘剋期而至護持同歸何求不遂前愆可以盡蓋病體可以復愈從此惺惺惜惜永矢白頭則連娘半生幸福不幾可以回復於一朝哉然而未必也蓋恐竹虛故態後萌此後之所以欺妄其愛妻者或且更甚於往日是故竹虛今日之以爲連娘愛情已經中變不敢復作歸計正竹虛造孽圓滿行將受誅於天也

竹虛所居地前書已言之爲十二圩之市盡處鄰舍本稀平時又絕不往回惟此屋主則月必一至以索屋值狗兒臨行未經往告今該屋主忽以索租來見舉室皆空而屋中乃有呻吟者於是入與竹虛面竹虛已一晝夜未見一人惟朦朧之間幽靈幢幢若來與之相伴耳今見屋主不勝歡慰因告以若輩昧良

## 哀情小說

棄病人而行屋主固狗兒之同黨也竹虛事亦曾有所聞特不知其底蘊今觀此狀亦覺狗兒作事過忍惟此屋主亦非善類恨狗兒之逃其租值乃謂竹虛曰子母憂余將送子往覓若輩也竹虛領之屋主既去片刻即見有兩人者入謂奉屋主命來送李先生往某處者於是卽共昇竹虛而行其時竹虛病又大增神志昏瞀已鮮知覺但聞水聲潺潺似已臥於一舟中其他則皆無所知雖然彼屋主者豈真將載竹虛以往覓狗兒哉非也一則懼竹虛之死於其屋一則以狗兒逃其租值知竹虛已恨狗兒入骨擬將竹虛載往金陵俾竹虛得歸其故里而思報復耳此則該屋主一己之私心而孰知竹虛大限已屆身抵金陵早已不省人事於是舟子等委諸江岸而去時也涼風剽襲正值三秋江上嚴寒疇能與之相搏况以去死不遠之人而令露宿於其地則泉路茫茫接引者且不轉瞬而至噫竹虛竟死矣竹虛竟死於

此荒涼之境界而絕無一人知其死狀矣薄行文人其下場乃如此不亦大可哀哉雖然亦自作之而自受之也於他人乎何尤

竹虛死所距金陵之下關已不遠故其戶旋爲路人所發見霍氏僕某乃當日隨赴山東之一分子是日適以事至下關聞而往觀始猶不敢相認繼而端詳至確遂大驚倉皇馳歸途中適遇儂劉唐儂劉唐亦驚駭不止因卽共來告伯璣伯璣未深信姑令秘不宣洩勿爲他人所聞蓋恐事不眞確而徒貽口實耳雖然此事固千眞萬確者伯璣雖欲秘之而亦有所不能故無何而卽爲傅夫人所知無何而且爲連娘所知矣

## 第二十章 情殉

寒鐙燄死璧影不雙淚將枯兮聲嘶魂欲斷兮心拆此情此景誰又能堪連娘以離鸞而忽變爲寡鵠其所萬分之一之希望今且爲天所奪從此抱恨終

## 哀情小說

古永無彌此缺憾之期。惟覺此一身之於世界已無毫釐絲忽之關係。故連娘自聞竹虛死耗。雖當時未免悲慟。欲絕旋竟勘破。一切反不復。若竹虛被刦時之哀毀與伯城竭力料理竹虛身後事。覓新阡於漢西門外。清涼山之麓。山故在城中。其餘脈穿城而來。適臨莫愁湖登阡。一望則萬頃荷蕖掩映入目。連娘之相度此地點。連娘實大有深意。存非他人之所得知也。

雖然連娘豈真不悲傷乎？曰：惡乎能悲之至者？其心死。心死則空。空洞洞絕無懼礙。自然無悲傷之可言。譬之素絲亂麻。團集固結。抽之則愈紛。掣之則更堅。清理之法已無所施。不得已則惟付之一炬。灰飛烟銷。葛籐俱絕。連娘今日之心事誠不啻有千端萬緒。如素絲如亂麻者。不過暫時擱置。欲待舉火以焚耳。然連娘之心事果何如？恐著者不爲之曲曲傳出行。且無暴露。之一日蓋連娘心中其第一件抱憾。無旣者爲無以表。白竹虛之心跡。彼等悠悠之口所言半。

不入耳。甚至親切如阿兄亦且惑於旁人之言而疑。及其所親今竹虛喪身江岸。明明爲奸徒所害。否則亦係由盜窟乘間竄歸中途病喪。觀此情形舉凡往日所疑自當爲之渙然。身雖死而名譽頓復。亦未常不能差強人意。不意彼押券之印章忽又發見於其身畔。於是衆人又執是以爲證。謂朱四娘處之署券者必非出於他人之手。汙穢之語續續而來。雖極力與若輩剖辨。終未能禁令勿道。以此而論。則竹虛因已身之故而遭此磨折。復因已身而毀敗其名譽。生不能爲之設法以脫險。死不能爲之洗刷其誣枉。此恨綿綿。庸有已時。至於一已之身。世則早經了解。其結局上無舅姑之當奉下無遺孤之可撫。明知徒生不如速死。庶幾別離於生前。或可倡隨於地下。故當竹虛蓋棺之時。連娘卽欲以一死爲殉。乃伯母諸人護持頗周。祇可暫時耐守。反示人以不死狀。俾疏其防範。其實連娘此時已萬念俱消。雖生亦如死。並不知世上復有何種况味矣。

## 說 小 情 哀

月黑宵深。墮幃虛冷。其淒清之景象。已有不堪入目者。况連娘以厭世之心理。觀察一切。則惟覺耳之所接目之所觸。竟無一不爲鬼靈啾啾者。幽靈之笑語也。幢幢者。幽靈之來往也。父歟母歟。彼在天之靈。固儼然未離我之左右也。忽而憂忽而喜。一若知此薄命之女兒。遭逢多故。至今日而始將登極樂之世界者。慈父乎。慈母乎。是則生不能護持其愛女。而將保障之於地下矣。吾復何爲而不卽死。致勞父母之久盼哉。且也。彼執荷蕖而立於屋陬。且作招余狀者。非吾夫而誰乎。余往日祇於夢寐。問一接吾夫之顏色。又何能若此時之真切。吾夫之來。殆將怪余之不卽死。而特來速余乎。試觀吾夫之容。果戚戚如也。余苟一日不死。則吾夫將一日不舒其戚容。吾夫乎。豈猶不知余死念之已堅決耶。余之所以不卽死者。蓋爲吾夫之身後事。卜佳宅於地下耳。余今且事竣矣。幸能告慰於吾夫之前矣。吾夫可以稍舒其憂戚乎。余之從吾夫於地下。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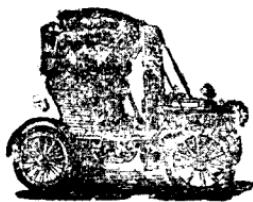
指顧間也。連娘心口相誦如發狂如夢囁。既見其去世之雙親復見竹虛之來招。因之死機益迫於當晚草絕命詞二首以留別其祖母及阿兄詩曰。

人天撒手兩茫茫。廿載曇花命已長。自古紅顏原有例。春蠶不縛亦終僵。  
陳陳往事莫回頭。死到頭時恨總休。塵夢今番真醒了。五更月冷鬼聲稠。  
連娘當澈悟之際。其出語自多了解。擲筆後卽整妝易服從容投繯死之年。僅二十遂與竹虛合葬於其自擇之吉壤。生不能爲長命之鴛鴦。死後乃作連理枝。以覆此一壠黃土。莫愁湖上從此添出一段悲艷之歷史。回憶兩年前連娘自棹輕鵝採得並蒂蓮而歸其情事何等綺麗方且共詡爲一時佳話。又庸詎知其結果乃如此耶。噫造化弄人亦云酷矣。

雖然連娘以一方面之鍾情信仰匪人乃至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觀其百折不回九死莫悟之處想讀者諸君咸當爲之扼腕歎惜恨不能直揭竹虛之奸狀。

## 哀情小說

以爲告使世間痴女子母復瞞。懂煞人而爲輕薄兒郎所給殊不知世上誤用其情者實不獨男女之間爲然。纏綿顛倒至死不悟之人比比皆是甚至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而亦不惜犧牲其生命以赴之一若除此一物一事以外舉不足。擣吾之情者此其人亦不過一種痴情之作用而用之勿適其當耳何獨於連娘而異之哉。



女

霍

霍

女



一一一

# 新中華書社出版目

祕印 痘科選粹醫書

八冊連史一函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自華陀青囊之書付之一炬中國瘡科乃讓泰東西奪一重席其寶鍼灸欹創吾國人亦猶有傳者但術則祕而不示方則微而難稽博採旁搜迄無善著聞古吳萃香精舍有祕本瘡科選粹一種學識經驗兼而有之爰丐醫家訪求其舊錄鴻寶之獲其秘庶或輯者繕水陳君文治校者更爲手加圈點東南之士存優果能按症稽方按方配藥即不待瘡醫診視亦可加能刪改速奏效一保生命二便鄉僻三廣流傳現由本社詳加刊行

吳繆君希雍而外瘡名家徐靈胎先生更爲手加圈點東南之士存優果能按症稽方按方配藥即不待瘡醫診視亦可加能刪改速奏效一保生命二便鄉僻三廣流傳現由本社詳加刊行

攷訂付諸石印吾知此書一出足以頌頌東西諸醫而我加能刪改速奏效一保生命二便鄉僻三廣流傳現由本社詳加刊行

國國粹依然存在故仍其名曰瘡科選粹敢以質瘡世而我加能刪改速奏效一保生命二便鄉僻三廣流傳現由本社詳加刊行

知醫者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小説 霍

女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哀情二嬌蛻恨

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繪圖老殘遊記

一冊定價大洋六角

秘本推背圖

一冊定價大洋二元

慘事痛史

一冊定價大洋一角

黃帝之魂

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社會九尾狐

六冊定價大洋三元

苦情有夫之婦

二冊定價大洋五角

海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重刊  
版至今風行海內銷數已達萬餘冊因有冒名翻  
特此重刊最新仍名情慾寶鑑附贈最時式中國  
八幅較前出版之書格外精美原定價大洋六角同  
格外從廉每冊另加郵費三分

重刊

中英新字彙

一冊連史定價大洋六角

四角

小說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代發行

總發行所 上海開埠南北西里弄口海甯路南林弄五號

總發行所 上海開埠南北西里弄口海甯路南林弄五號